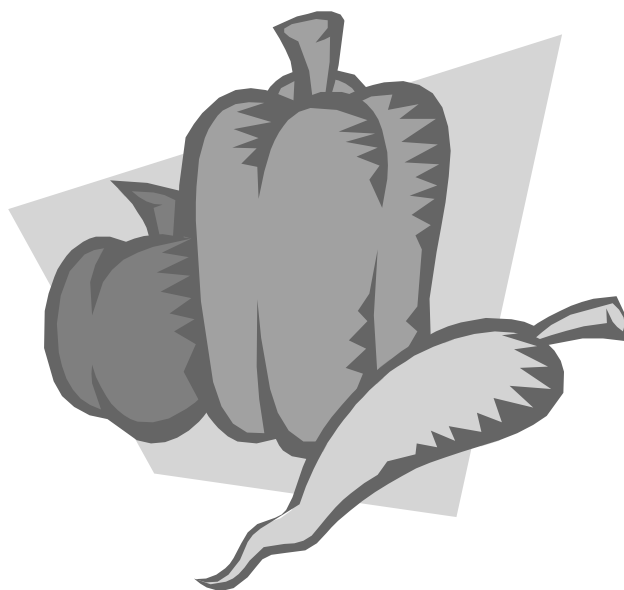


第二屆 社區教育與農村發展工作坊

【飲食文化與農村記錄】



◆活動緣起：鍾理和文教基金會/高雄縣旗美社區大學的年度活動「社區教育與農村發展工作坊」在今年是第二次辦理。在去年七月份（7/12-14）所進行的第一屆工作坊中，共有來自全台灣各界共六十多位青年朋友參與。第一屆的主題為「有機農業與跨界交流」，共安排了五場精彩的講座，講者包括來自美濃本地組織幹部、澳洲雪梨、台灣主婦聯盟、菲律賓另類交流組織、以及日本有機企業農園經營者等，為參加者提供了許多新的視野與想法的刺激。累積了第一屆的期許與經驗，旗美社區大學今年再以「飲食文化與農村記錄」為主題，結合目前特別且具前瞻性的議題，期許一年一度的聚會，讓農村中的終身學習機制與社區自主運動，激盪更多的有志於農村發展的人士投入。

◆活動宗旨：掌握農村生活脈動，集結青年志工投入，向農村學習，讓農村學習。

◆活動時間：2003年8月1~3日（週五晚上至週日傍晚，兩天兩夜）。

◆指導單位：教育部，行政院青輔會

◆活動地點：美濃鎮美林長青休閒活動中心、廣善堂

◆主辦單位：高雄縣政府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
高雄縣旗山區旗美社區大學

◆協辦單位：美濃愛鄉協進會

目錄

準備好出發了嗎？.....	1
印度喀拉拉的民眾科學運動及人民計劃運動.....	3
椰林源的想像.....	4
人民科學運動-----「掌握平常」的激盪.....	10
鄉村圖書館-----公共生活空間的開拓.....	13
我們要綠金 古巴綠色農業的故事.....	19
吃出健康 活出在地產業.....	25
【農村與紀錄片：國際經驗】小川紳介與山形影展.....	31
【農村與民族誌】影像民族誌放映 穿過婆家村.....	39
富而美的台灣是夢嗎？----『穿過婆家村』影像記錄有感.....	40
農業經濟生活圈的芻議.....	42
「有機農業論談」芻議與說帖.....	49
「歐洲有機農業政策」專書介紹.....	52
向農村學習，讓農村學習.....	59

準備好出發了嗎？

八月初到美濃交流農村記錄與飲食文化的感動

◎洪馨蘭（高雄縣旗美社區大學文宣專員，清大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

「第二屆社區教育與農村發展工作坊」和去年暑假第一屆一樣，選擇在南部大穀倉之一的美濃鎮舉行。仲夏八月開張的首三日，我們邀請所有對農村關心、好奇、不解、疏離的各界青年朋友們，搭上高雄客運或屏東客運的巴士，來到美濃月光山腳下，打開窗門，不吹冷氣，鄰接水圳環繞，輕搖蒲扇，從身到心都放在獨特的種作氣味之中，聆聽友人們的專題報告，不拘束地也與大家分享來自您生命經驗的迴響。

這一次，我們聊「農村記錄」，也聊「飲食文化」。

教科書裡常喜歡這麼描述現代社會的：說進入到工商業發達的時代，分秒必爭，變遷加速，所有對於現代化社會的描述大多指向城市發展與步調。但城市的快速進步不是沒有代價的，事實上在整個世界體系中，無以數計人的生活方式正面臨著因著現代化而將被摧毀的命運。我們想邀您來看看農村，貼身凝視農村價值的崩解和重建過程，思考我們在這場與時間競逐的紀錄工作中，未來該如何穩穩地、紮實地作出努力。

我們得開始細細思量，什麼是第一步要去記錄的。由社區大學醞釀的農村記錄，和過去的農業歷史、農訓紀錄、農村調查等，最有可能的差異在什麼地方。您還可以談談，該由什麼樣的「人」來擔任這吃重不討好的蹲點工作；是研究生、紀錄片工作者、記者、政府部門、農民團體、還是大家來寫農村史。我們還有好多可以聊，像是農村記錄該記錄些什麼呢；記那農村中已經消逝的手工藝、不再喧騰的廟埕、鄰家那遠從南洋來的新媳婦、亦或就記錄我們自己，那從城市裡來、流入城市尋覓機會的親族朋友們，在擺盪的歲月中，對農村愛恨交織的複雜情感與依賴。

農村的氣味，是年節蒸籠中散發出來的那股充滿勞動力、情感張力的溫濕感覺。城市早在整個現代機械化的碾輾之下，習慣了從自動化機器製作、包裝出來的食物。我們想分享也想聽您說說故事，告訴大家原來農村的價值不僅僅是農業勞動、交雜緊密的人際脈絡，還有那一桌統稱「家常菜」的農家手藝。而那些集中在屋簷下或間房角落裡、一甕一甕的醃菜（啊，是高麗菜、豆腐、白蘿蔔，還是豆豉呢），所散溢出來除了發酵的味道之外，還有許多我們或許已然忘記的生存飲食哲學。

是的，那泥土裡來的飲食文化、環境經驗、地理結構才是吃的根。這裡面還包括了地理學者們所談的環境水土、大地結構、宗教儀式、祭品文化，以及內化到農村社會的味覺經驗、飲食空間倫理、烹調的地域原理、菜系的時空流變、廚房空間組織、食譜與風土病。野食探險與文明的精緻菜單之間的大戰，也已經在農村與城市的交界處對決了數十年。而當我們知道每天所選擇吃進肚子裡的菜單（包括吃什麼、怎麼料理），將決定農村裡種些什麼以及如何種，也決定人們怎麼對待土地，那我們對於飲食文化的重新檢視，其實是為農村找到活路的另一個敲門磚。

於是，邀請您來與我們享用大鍋菜。開著您心愛的小車停在種植綠肥的田埂邊。行

李箱只要裝滿三天的時間和三天的專注，讓我們一起在美濃，交流農村記錄與飲食文化的感動。

◆活動日程

(研習地點：美濃鎮美林長青休閒活動中心、廣善堂)

日期 /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 引言人
8/1 (五)		
14:00—17:00	會場整理 (自由參加)	
17:00—18:00	報到, 食夜	學務組
18:00—18:25	工作坊開幕, 營隊理念說明	主持人: 鍾鐵民 旗美社區大學主任, 著名作家
18:25—18:30	工作坊流程說明	課程組
18:30—20:00	【民以食為天】《一座小行星的新飲食方式》 (作者: Frances Moore Lappe, Anna Lappe, 大塊, 2001)	分享人: 鍾蘭珠、鍾怡婷
20:00—	相互認識	學務組
8/2 (六)		
08:00—09:00	食朝	學務組
09:00—11:00	【印度喀拉拉的民眾科學運動及人民計劃運動】 袁小仙 中國社會服務及發展研究中心幹事 (香港)	主持人: 鍾景生 旗美社區大學副主任 和春技術學院通識中心主任
11:00—11:10	轉擺 (休息一下)	
11:10—12:00	◆提問與討論	
12:00—13:20	食晝, 午休與自由交流時間	學務組
13:20—15:00	【農業與飲食文化】舒詩偉 青芽兒永續教學中心發起人	主持人: 邱靜慧 旗美社區大學主任秘書
15:00—15:20	轉擺 (休息一下)	
15:20—17:00	◆提問與討論	
17:00—18:00	夕陽西下, 散步田埂, 玩圳水	學務組
18:00—19:00	食夜	學務組
19:00—20:30	【農村與紀錄片: 國際經驗】小川紳介與山形影展 吳乙峰 全景映象工作室創辦人	主持人: 張高傑 旗美高中歷史教師 社會學碩士, 全景受訓結業
20:30—20:50	轉擺 (休息一下)	
20:50—21:30	◆提問與討論	
21:30—22:00	點心時間 (可以一面觀賞紀錄片)	
21:30—23:00 (自由參加)	【農村與民族誌】影像民族誌放映: //穿過婆家村// 87 min (導演: 胡台麗, 中研院民族所出品, 1997)	主持人: 洪馨蘭 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碩士
23:00--	休息	學務組
8/3 (日)		
08:00—09:00	食朝	學務組
09:00—11:00	【農業經濟生活圈】彭明輝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教授	主持人: 林英清 美濃愛鄉協進會常務理事
11:00—11:10	轉擺 (休息一下)	
11:10—12:00	◆提問與討論	
12:00—13:00	食晝	學務組
13:00—15:00	座談會: 社區大學在農村經營與農村記錄上可能的努力	主持人: 張正揚 旗美社區大學副主任 美濃愛鄉協進會前總幹事
15:00—16:30	紀錄片放映 (自由參加)	課程組
16:30	返回工作崗位囉	

印度喀拉拉的民眾科學運動及人民計劃運動

◎ 袁小仙 中國社會服務及發展研究中心幹事（香港）

1. 爲什麼要談喀拉拉的運動
 - 批判發展及持續學習
2. 印度喀拉拉的背景簡介
 - 人均國民收入: 約 300 美元(美國 36,300 美元)
 - 人口: 約三千萬
 - 識字率: 95%以上
3. 運動的源起
 - 1962 年的社會背景(反種姓、圖書館運動)
 - 知識份子的角色
4. 1989-91 的掃盲工作
 - 一個幫十個的志工運動
5. 資源譜圖：後掃盲運動
 - 讓人民心與身的參與
6. 人民計劃的出現(1996)
 - 20%的邦財政由鄉決定
 - 兩條腿走路
7. 再談培力、民主、發展

椰林源的想象

◎劉健芝

1996年2月第一次踏足喀拉拉邦。Kerala，coconut 之意；椰林一望無際，一、兩層的平房錯落有致，夾雜其中。沒有明顯的城鄉之分，也沒有明顯的豪宅與貧窟之分。差別有，但不彰顯。

第一次的訪問，大部分時間留在喀拉拉東北部帕拉格(Palakkad)一個山坳裏。鬧哄哄地，來自亞洲多國的農民和知識分子，興奮地、艱難地試圖在多重語言障礙之中溝通，中、泰、日、韓、越、菲、斯、馬等國語言互譯，來自同一國家的與會者又形成小圈子，喀拉拉邦的「馬來椰林語」(Malayalam)與英語對譯的小圈子旁邊，是普通話、南昌話、客家話和廣東話的譯談；知識分子的理論交談中，「全球化」、「同一化」、「文化差異」、「另類實踐」等詞彙反覆出現；而那邊廂，不靠傳譯員的中介，在一支由太陽能點亮的昏暗天台燈的光照下，並不介意蚊子打擾的男女農民用手勢、圖畫來交流有機肥如何製造，水稻田裏養鴨有甚麼好處，以至星相與人 體有甚麼關係。

那時，並不意覺五年一次的喀拉拉邦大選正密鑼緊鼓進行，也不知道 LDF「左派民主聯盟」(Left Democratic Front)幾個月後再次上台執政，延續那 1957年以來的政權更迭----LDF 與 UDF(統一民主聯盟，United Democratic Front)輪流以些微票數險勝當選。那時，還不知道一場席捲全邦的「民眾計劃運動」(People's Planning Campaign, PPC)即將如火如荼開展。相比半年後的沸騰，1996年2月顯得平和含蓄。可是，那時的喀拉拉邦，已經深深吸引了我。未及細嚐那是甚麼味道，但它牽引了內心深處的一種感情，打開了一種令人激動的想象。

要把這種感覺呈現描述，總覺得力不從心，就像從飛機窗口外望，被星光的淒清、朝陽的絢麗、雲海的延綿、雪山的雄偉所震懾，趕忙拿照相機把一刻留住；相片沖洗出來，卻是抹不去的飛機窗口的積垢，橫亙其中。你無法讓傳看照片的人共有那驚喜與感動。比起旅遊雜誌上的名勝風景圖，你的相片平凡得黯然，只有你，在模糊的影象中，重溫那一刻的激動。

喀拉拉邦，在我的照相簿中，盡是農村婦女的燦爛笑容，使人不會意覺她們身處的艱困。穿著短衣短褲、蓄著短髮的我，在鄉間小路上走著，自然引來小孩、婦女的注視。一個揮手、一個微笑，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像冰融一樣，孩子們還是有點羞澀，隔幾步站著，壯膽的婦女走過來摸我的肩膀，更熱情的，毫不客氣摸我的臉。再報以微笑，便打開各說各話、不懂卻能會意的溝通。

去年三月到今年一月，再分別三次踏足喀拉拉邦，所到之處還是那燦爛的笑容，不同的是 96 年時，黃昏過後，便不見婦女在街上流連，深感婦女被無形的鎖鏈縛在家中。我們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地向印度友人質問：婦女不解放，何來社會解放？「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KSSP)1962 年已成立，怎樣改變兩性關係中顯而易見的不平等？為甚麼喀拉拉邦的女性教育程度高，識字率有 90% 以上，平均壽命有七十多歲，這些社會指標都媲美先進國家，以至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森 (Amartyr Sen) 盛讚喀拉拉邦這個超前印度其他邦的異數，然而，父母安排婚姻，婚後婦女留在家中，男主外女主內模式，仍頑固地在習俗中約束著女性的自主？

四年後，重返喀拉拉邦，印度友人 MP 一見面，便誠懇地「匯報」在「民眾計劃運動」之下，開展了甚麼專門提高婦女地位的項目。（「民眾計劃運動」的來龍去脈，下文會交代。）政府的政策特別規定「計劃發展基金」的撥款起碼有一成要用在婦女項目上面；對撥款的使用擁有決策權的鄉民自治組織，有三分之一代表必須是女性，互選的主席也強制要求三分之一是女性。

法規可以有名無實，撥款放款可以做手腳。半信半疑，還是到處跑跑感受一下。在昆那杜卡鄉 Kunnathukal，幾十名婦女手拿紙牌，興高采烈地遊行，宣傳她們參與的項目——勞動力銀行。這裏，勞動力銀行的參與者，四成是女性。自從實行「民眾計劃運動」之後，該鄉每年獲發展基金直接撥款 750 萬盧比，相等於 136 萬人民幣（人民幣 1 元約等於 5.5 盧比），其他的鄉有些把建廁所也算作是婦女項目，說婦女也要如廁。但這裏，據鄉自治組織的人說，他們不賴賬，於是，其中一個婦女項目是把全鄉建廁所的水泥匠工程承包給一個婦女組，讓 35 人（年齡 28—46 歲）接受 40 日培訓，培訓期間每天工資 50 盧比，做工匠時每天工資 150 盧比。這 35 人裏面，20 人屬於勞動力銀行。好奇問，甚麼是勞動力銀行？解釋是，該鄉有個怪圈現象，農忙期間缺人手，要從外鄉僱人，一般時期本鄉人找不到工作，所以往外跑。因此，「民眾計劃運動」開展以後，由於有了直接撥款，鄉民自治組織有一定經濟底子；以往由承建商承包的所有政府工程，現在都由勞動力銀行承包。鄉民在銀行裏登記，可獲保證每月有 20 天工作，每天一般有 125 盧比工資。僱主則可獲保證有勞動力供應，銀行甚至會協助預支勞工工資，也為勞工集體購買勞動保險。參與勞動力銀行的勞工，有 225 人是全職的（其中四分之一是女性），有 375 人是兼職的（其中一半是女性）。他們每人在勞動力銀行存款 150 盧比，就成為一分子。勞動力銀行的資金有 230 萬盧比，從事的大都是農業發展（例如鼓勵有機耕作、合作耕作）以及鄉村工程（例如挖井、建房）。勞動力銀行架構精簡，只有三名農業主任，三名建築主任，一名義務秘書，兩名文職人員。

穿著傳統印度沙麗 (sari) 衣著的準泥水工匠，帶我們看她們接受培訓的工地。烈日之下，無疑這是粗重的工作，但是，這份工作帶來的自尊和自信，又豈

僅是經濟意義上的一技之長？

在泰里索 Trissur，據說婦女項目令男人側目的，是兩年內培訓了一百名女司機，駕駛小摩托的士；兩年前，只有 4-5 名吧了。在一個婦女騎自行車也會受非議的地方，婦女拋頭露面駕駛小摩托的士，可算是一場社會小革命。令男人更不安的，是婦女開辦了一個空手道班，練習自衛術，一改弱不禁風的性別現象。此外，有撥款搞研討性別問題的研習班，竟有幾名男士參加。被訪的年青男子哥平納 V.G.Gopinath 是「民眾計劃運動」在泰里索的地區主任(這個地區轄下有 98 個鄉)，他補充說，泰里索區是「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KSSP 多年耕耘而基層工作做得不錯的地方，MP 也是長期在這裏工作。也許是這個緣故，婦女項目上，它也走在前沿吧。

與多位朋友交談，幾乎都異口同聲認為喀拉拉的性別關係必須改善，也認為根深蒂固的父權文化非朝夕可改。但是，他們都寄厚望於「民眾計劃運動」的婦女自助組織的發展。在邦計劃委員會策劃推動這個運動的核心人物艾塞克 Thomas Isaac，指出以往只有 15% 婦女就業的喀拉拉邦，在開展「民眾計劃運動」之後，在基層組織活躍參與的，大都是女性。他說，婦女是整個運動的主幹，而且學習能力高，主動性強；男性需要的，則是把過去習慣的一套丟棄，這個殊不容易。除了邦計委安排全面的婦女現況調查和婦女培訓項目(一年內，讓一千人接受 14 日培訓，五千人十日培訓，十萬人四日培訓，五十萬人參加一天會議)之外，主要是鼓勵婦女自助組成立，並組成全邦聯網。艾塞克說，婦女自助組聯網是「民眾計劃運動」的得意之作。

走訪了幾個婦女自助組，有做椰油肥皂的，有做糕餅的。肥皂賣 8 盧比一個，糕餅賣 2 盧比一包，小組成員每天做四至五小時，收入 10 盧比。婦女自助組採用儲金會形式，會員月供約 100 盧比，然後輪流借貸做生意、修房，甚至做女兒的嫁妝。做糕餅的婦女，自豪地說小組已儲蓄 6 萬盧比，大家打算買一部摩托車，好把糕餅銷售網擴大。「誰是司機？」「當然是我們啦！」

從無償家務勞動走向有償勞動，學習會計、分工、經營、新技術，還有處理人事糾紛。(小組自訂的規則很精細，例如遲到十分鐘罰款 1 盧比，三次缺席，所有組員便移師到缺席組員家裏開會，而當地習俗是誰家有客，要用甜茶糕點招待。)這些變化同時在全村婦女中間發生，產生的文化衝擊不可小覷。

鄉自治組織之下設有村自治組，成年人數目約一千。「民眾計劃運動」的直接撥款運用在甚麼項目上，全由村自治組提出，鄉自治組織只能作篩選、排優先次序，不得另行增加或修訂這些項目。即是說，每年舉行三次的村自治組全民大會(gram sabha)是全民參與的直接民主機制，而且全權決定撥款用在甚麼項目

上。旁聽了兩個村自治組全民大會，有水利專家講解分水線界域，有女學者講解婦女參與的重要性，然後分五個小組討論和提出各種項目建議。出席的七成是女村民，儘管男性還是踴躍的發言者。

多個被訪者不約而同指出了這個大量基層婦女積極參與的現象；它會悄悄引進怎樣的文化和社會生態變化，還是沒有誰能說得準。

「民眾計劃運動」當然不僅僅針對女性處境和女性自強的問題。它引入的基層景觀的變化，頗耐人尋味。

喀拉拉邦在九十年代名噪一時，在經濟學和社會學界，出現「喀拉拉模式」之說，毀譽參半。有譽喀拉拉邦的經濟增長率是零，人均國民產值極低，貧窮線下人口近半數，卻可以達到社會平等和進步的高指標；有毀喀拉拉邦依賴輸出勞工到中東國家賺取外匯來支持日益高漲的消費主義，並非可持續的健康狀態。在眾說紛紜之時，被認為是印度最具權威的刊物《經濟與政治週刊》在今年 1 月 20 日發表社論，指出印度中央統計局數字，顯示喀拉拉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在 1987/88 至 1995/96，是各邦之冠，而人均收入的年增長率，在 1991/92 至 1997/98，是 4.35%。如果上述數據可信的話，那麼，「民眾計劃運動」開展之後，會以甚麼數據示人呢？如果讓村民有自主權，會優先發展甚麼呢？總結多方提出的數據，有以下圖象。在這個三千萬人口的邦，運動頭兩年興建了 24 萬個廁所，5 萬口井，1 萬 7 千多公眾水龍頭，清洗了 1 萬 5 千個池塘。運動頭四年，共建房 35 萬間，校舍 10 萬平方米，另有 30 萬英畝土地改為耕地。實地訪問，看到卡拉庫林鄉 Karakulam 幾乎達到人人有房住，家家有廁所；以往要從其他邦進口牛奶、米、菜，但「民眾計劃運動」撥款支援養乳牛，廢激素飼料，培植本地種子；今日，牛奶產量增長了 30%，比本鄉所需還剩餘 15 萬公升。在另一個鄉，在技術人員協助下，在沙地種菜，據說產值達 2 億盧比。

是否一片昇平繁華景象？不是。友人說，全邦 990 個鄉，做得好的、普通的、差劣的，約各佔三分之一。運動的反對者也不少，尤其是私人承建商和政府官僚。前者獲判的工程大幅減少，打擊了經濟利益；後者要從一貫的向上級負責的作風，改為向鄉自治組織負責，覺得難以適應。追問席捲全邦的這場運動較深遠的影響是甚麼，有趣的是，許多人的回答，都與貪污腐敗有關。政府規定所有與這場運動有關的文件要全部公開，所有項目收支要細列，受益人名單要公佈，公眾可隨時翻閱，違例官員要懲處。許多人說，積重的沉痾——貪污腐敗——是印度社會長期以來一大特色。這次運動不可能一下子使社會清廉了，但能讓貪污腐敗現形；逐步加強民眾的參與、決定、監管，貪污腐敗便會減少。

訪問「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即執政的「左派民主聯盟」的核心黨)已

故領袖南拔迪里華 E.M.S.Namboodiripad 的兒子，現任邦計劃委員會委員的 EM Sreedharan，他說了一個政治笑話，足可見貪污腐敗現象的一斑。他說，在另一個邦，1978 年興建了一個水壩，用了 7 億盧比，之後每年維修費是 1 千 5 百萬盧比；引起了審計員疑心，進行調查，發現：並沒有進行維修，並沒有引水道，並沒有水壩，那兒，根本沒有河流。

「民眾計劃運動」是甚麼？

1996 年 5 月，「左派民主聯盟」贏得邦大選，邦政府宣佈把約 40% 的「計劃發展基金」直接撥給鄉自治組織，由村民自治組全民大會提項目建議，由鄉自治組織篩選、統籌、實施。「計劃發展基金」佔全部財政預算的一半，即是說，在全邦每年約 500 億盧比(約人民幣 90 億)的預算中，撥 100 餘億盧比讓基層民選自治組織自決運用。在此之前，邦政府撥給基層民選自治組織用的，每年只有 2 億盧布。這就是說，新政府上台後，基層動用的資金遽增 50 倍。一系列的法例為配合這個突變而出籠。例如，該筆撥款要起碼 40% 用來從事生產性活動，最多 30% 用來修路，30% 用在服務性行業上面。但最重要的，還是通過法例規定鄉自治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的民選程序和法定地位，使之成為掌管使用龐大資金的基層組織，同時確立民主程序，令資金的使用滿足基層民生的需要。

艾塞克坦言，這種民主運作的條件並不成熟，可是，從來有權有勢的人無非以民智未開為借口，延宕讓民眾自管。這個運動踏出大膽的一步，讓民眾有財政和法律資源，通過民主直接參與，在動力和回報的雙重推動下，民眾就可試圖爭取平等、公義、進步。

印度政府自詡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大國，不少印度友人對此嗤之以鼻，歎息一聲：「民主！？」但是，喀拉拉邦眼前發生的，如果「民主」不是最恰當的形容詞，那該用甚麼詞呢？

眼前發生的情景，讓人眼花繚亂，總覺得難以置信，難以理解，也憂心難以持續。可是，它只是曇花一現嗎？是一小撮頭腦發熱的政黨領袖一時意氣風發掀起的一個劈頭巨浪嗎？是一窩蜂的熱潮過後將復歸死寂嗎？

回望 1996 年 2 月初踏彼邦的情景，回味當時的激動，對「民眾計劃運動」也便有另一角度的理解。偶然的政治契機，可數選票的 1-2% 的落差，政黨領袖的個人魅力(EMS 力排 90% 共黨領導層的非議，推動這場運動)；但是，這場運動的非偶然的歷史條件，起碼醞釀了十多年。

「民眾計劃運動」動員了大量的技術人員和義務工作人員參與。被稱為「資

源者」resource persons 的專才，分三個層次，邦層面有六、七百人，地區層面有一萬四千人，鄉村層面有十萬人。很大一部分人是「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KSSP 的活躍成員。

這支龐大的民間隊伍是怎樣形成的？KSSP 的歷史和民眾運動的互動，無法在這篇短文交代，要另文專談。這裏簡單指出，政府在 1996 年 7 月在全邦全面推行民眾計劃運動之前，KSSP 已在民間進行多種嘗試，以有限的物質資源但大量的人力資源，發動技術人員和村民測探本地自然資源，改善土壤，推廣省柴灶，試驗太陽能 and 沼氣，動員教師家長改良教學內容形式，推行基層醫療保健，並在 15 個鄉通過全民參與，制定本鄉「十五年全面發展規劃」。這些民間嘗試引起了印共領導人的重視，才在大選勝出後按其模式作為政府施政實行。

KSSP 動員的大量「資源者」，是項目執行時提供技術支援的骨幹，而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由 KSSP 推行的全民識字運動和後識字運動，不斷培養鄉民的自管能力和建鄉關懷。沒有這個根基，由善心精英發動的「民眾」計劃，恐怕無法不淪為既得利益者的玩物。

每次與友人談起 KSSP，都有無法表述它的豐富經驗的語塞。還是再引一些數字，這些數字讓一些北京的友人咬牙羨慕：喀拉拉邦人口 3 千萬，80% 是農村人口，有 990 個鄉，平均每個鄉人口 2 萬 5 千人。全邦有多少圖書館？超過 5 千個。圖書館分三類，甲類有 2 萬 5 千以上書種，乙類 1 萬 5 千以上書種，丙類 5 千以上書種；三類圖書館的比例是 20%，30%，50%。另外，全邦有三千多份報紙雜誌，每個鄉有自己的鄉報，派發到每戶。友人 KK 說，在喀拉拉，沒有人不讀報，沒有人不談政治，沒有人不唱歌。

數字本身不是一種精神，但讓我們想象到一種文化情景，想象到這種規模如何點滴積累，又如何對每個個體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去年暑假帶十多名香港學生到喀拉拉農村體驗生活，逗留 20 多天，學生的深刻印象是，這裏的人毫不吝嗇地做義務工作，問做了多久，答案一般是 10 年、30 年……都是兩位數字。

他們會補充一句，做義務工不是犧牲，而是樂趣、喜悅。

一位哲人說過，有理想的人是最幸福的。

人民科學運動——「掌握平常」的激盪

◎劉健芝

KSSP 這個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街知巷聞的民間運動，可以為我們提供怎樣的經驗啓示？筆者五次踏足喀拉拉邦，訪問了各級政府官員和不同黨派、社會階層的人士，尤其是農村的婦女與年青人，感受是，這個並不著意自我標榜的運動，有許多寶貴經驗可供全球探索兼容平等解放社會的人參考。任何經驗有獨特的歷史、社會、文化基礎，沒有一個經驗可以複製在另一時另一地，但是，揣摩別人如何遇到重重困難挫折、卻仍生機盎然，有助我們開拓想象力，沖擊固有的偏執——以為不可為因而不為，卻因似乎無可作為而苦悶犬儒。

要說 KSSP——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最讓我佩服的，是它創造了條件，讓人們的「獻出」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不炫目地、不浮誇地得以實踐。做「義工」已習以為常地成為自然、平凡的生活形態。友人 KK 說，KSSP 的成員義務工作，不會視之為犧牲或負擔，不會冀求回報或讚揚，但會樂在其中。

這種精神吸引著我，一有機會便問 KSSP 成員：為了什麼？問題提了出來，心裡早知道沒有答案，但對方說不出所以然的時候，大家相視而笑，分享著金錢和權力無法換取的真樸。

KSSP 自從 1962 年成立以來，經歷了多個階段，有低沉艱難的困惑、有迴旋覓路的躊躇、有突破缺口的激盪，在人口三千萬的喀拉拉邦，KSSP 十多年來成員保持四、五萬人。成員有進有出，是組織常見的，但在喀拉拉的黨派林立、分分合合的政治景觀中，KSSP 獨特之處，在於它幾十年從無經歷內鬥或分裂。這個奧秘，是我們思考現代民主政治的一把鑰匙。

印度自詡是民主大國，它的政治建制帶有強烈的民主色彩——每隔五年，全民投票分別選舉全國議會、邦議會和地方議會；自由結黨結社、多種政見爭持。由於貧富不均、種姓隔閡、性別歧視、宗教仇恨的程度在各邦不同，各邦的民主生態也因而有異。在喀拉拉邦，自 1957 年以來，是一個有規律的兩個政權的更迭——每五年 LDF「左派民主聯盟」和 UDF「統一民主聯盟」輪流以些微票數勝出執政。也因此，選舉政治一方面以民意為基礎，各政黨要表現出代表民眾利益，另一方面政黨間互相傾軋，以黨利益為優先，因而往往損害民眾利益。

在這種情勢下，KSSP 發揮了民間運動的關鍵作用。它不是政黨，雖然它的成員約一半有不同黨籍，以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的黨員居多，其他政黨包括印度共產黨、國大黨、穆斯林聯盟等；它唯一沒有的是極右的 BJP 黨員。KSSP 既不參選，也不支持政黨候選人。它並非沒有鮮明立場，它的立場在兩方面最為突顯——生態問題和教育問題；然而，它不以政黨的運作方式來制訂綱領或推廣理念，而是通過它的成員在所屬的政黨或社群內發揮影響力。

然而，即使一些小團體也常陷於意見不合，內鬨分裂的危機，為什麼 KSSP 可以倖免於爭權奪利的磨耗？權和利在 KSSP 起著怎樣的作用，或，更準確地說，

爲什麼權和利並不在 KSSP 發揮腐蝕的作用？

金錢在現代社會愈來愈成爲主導人際關係和社會活動的因素，財大氣粗、斤斤計較的人比比皆是。即使在一些公益團體，出錢的人常自以爲掌握操控大權，員工也不乏阿諛奉承之輩；口頭上說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發展伙伴關係，實際上卻極少見能在金權的壓力和誘惑下不讓心中的明燈熄滅，在合作共事時各自的差異形成的張力和矛盾中，仍能保持開闊的胸襟，平等互待，在爭持中互相促進。然而，當全球大量第三世界國家向非政府組織（NGO）爭相尋求國際或外國資金援助發展項目之時，印度雖然也有不少 NGO 應運而生，但許多地方仍保留自力更生的傳統；KSSP 是其中一個堅決不拿外國資金的組織，因此，它無需考慮是否遷就外來者界劃的發展優先次序，或是遵循外來者訂定的遊戲規則。KSSP 的行政架構非常精簡，受薪的只有三名全職和幾名兼職，絕大部分工作靠義工。它每年相當於 40 萬人民幣的收入，來自出版幾份報刊和大量科普讀物。

1989 年，KSSP 與政府合作進行掃盲運動。印度立國以後，一直在花費不菲進行掃盲（這被視爲現代化進程不可或缺的一環），可是成績差強人意。1989 年，KSSP 請膺，由政府出錢提供書籍紙筆，KSSP 動員義工義務掃盲。掃盲運動進行得生動活潑，先由文化隊伍到農村巡迴演出，邀請村內較有文化修養的人參加文化表演項目，過程中討論村民面對什麼問題，需要怎樣的知識，怎樣教授才會有效。之後，義工接受簡短的培訓課程，然後每組由一人負責爲十人掃盲，爲期一年。結果，政府四十多年來做不到的事，都由 KSSP 以低金錢、高人力的投入，以社群的力量完成。喀拉拉邦達到了男女的識字率都高於 95%。有了這個經驗，印度全國以類似模式，由全國民眾科學運動聯網 AIPSN 成立專門的教育架構 BGVS，在全國推行識字運動。1989 至 1994 年間，全國幾百萬人做義工，爲幾千萬人掃了盲。

KSSP 從事掃盲運動的方式，獨特之處是，用錢很少，平均花在每名識字學員身上不超過 10 元人民幣。以往政府的掃盲的錢，大部分用於教員的工資；非政府組織從事的項目，也往往行政費用極高，用在受益群體的錢很少。KSSP 的掃盲運動所投入的人力，卻完全不能以金錢（工資）來衡量。爲什麼它能偏離我們主流社會熟悉的錢的邏輯？（我們幾乎可以聽到經濟學者們辯解掃盲教師和行政人員拿取工資是怎樣地合理，這種經濟活動應如何計算在國民生產總值之內；——我們也幾乎可以聽到政策制訂者們辯解資源有更迫切需要投放的地方，如國防、電訊等現代化項目。）也許應該說，按照主流社會的邏輯，普羅大眾（尤其是農村人口）接受教育，並非優先項目；各國投放在正規和非正規教育上的資源有多少，已可說明問題。

KSSP 推行掃盲運動，對於政府來說，吸引的地方是它用的錢極爲有限，不妨一試。但在 KSSP 來說，它要開發的動力，要足以動員龐大的義工隊伍，以及願意識字的文盲；而這個動力並不來自利或名。試想，教員教授的不是「國王與我」裡面的皇室子弟，而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農民、貧民；而且，你不是唯一的義工，全國幾百萬人在做著同一件事。何名之有？

超越名和利的工作，只能訴諸另類的邏輯。KSSP 推廣的，是一個樸素的訴

求：知識、科學、智慧，應由民眾掌握。積極響應掃盲運動的教員與學員，來自本區，要掌握什麼知識，由教員學員一起商討；教科書所研習的是學員提出的關心的課題。有文化、有智慧、有自信的個體組合而成的社區群體，逐漸成形。

並不意外地，識字運動完成後，已開發的動力，有本身的生命力。於是，出現了後識字運動。識字運動中的骨幹分子——社區內的中小學教師、技術人員、政府幹部、醫護人員，初中高中生、家庭主婦、退休人士，在識字運動中加強了聯繫，而且更意覺到社區的各種需要，於是，他們進而在後識字運動中探索社區的醫療衛生、農業技術，水源能源人源的現況如何，可以如何利用或改進。KSSP 一如在識字運動中的角色，為運動提供培訓、技術指導，資源開發，尤其是讓技術、知識可以跨區發展、支援。

到 1995 年，後識字運動在幾個鄉有明顯成果，KSSP 把運動向前再推進——在鄉層面組織「鄉發展協會」Panchayat Development Society，每一條村派出村民代表男女各一名，本鄉活躍的所有政黨（不論大小）各派代表一名，政府部門派出代表，專業技術人員也有代表。這個類似鄉議會的民間組織，制訂本鄉未來十五年的發展規劃，動員各階層、各黨派的人士志願參與建設本社區。它兼蓄並收，既有長遠發展目標，又有短期工作項目。這種具備兼容和積極參與的民主特質，不是由金權主導的「西方」精英民主制度可以媲美的。它帶有一種在中國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操，但這情操不僅僅體現在幾個「知識分子」身上（儘管他們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是滲透在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

不滿現狀尋求改變的夢想，要不被名和利收買，又要不被現實的齷齪穢穢掩埋，它需要個人的勇氣，而孕育這個勇氣的，是與社群裡庶民的相通，包括認識到陷庶民於如斯境地的社會、歷史條件，也認識到庶民自身的缺點局限，從而反思自己本身的局限，從互相扶持中汲取勇氣。因此。對夢想的追求，是要以既踏實又充滿智慧的勇氣突破局限，反智的浪漫只是愚昧的逃避。

KSSP 不求一蹴即就，而是耐性地耕耘，創造條件讓社會不同層份人士互相作用，讓個人和社群的潛力有空間發展。它偶然會有各種機遇，例如 1996 年，它在幾個鄉推動的以「鄉發展協會」為機制制訂本鄉十五年民間規劃的做法，被 LDF 欣賞並採用為競選政綱，LDF 上台後在全邦推動民眾計劃運動，把 KSSP 的小規模實驗性做法推廣成為政府政策，伴以龐大資源——全邦財政開支約 25%撥歸鄉自治組織支配運用，由此啟動了一場全球罕見的由下而上民眾參與的社區建設運動。這個運動的得失，非本文可以探討，但值得思考的問題，包括金錢的注入如何影響民眾的參與、地區上利益集團的爭持、義務工作的性質，KSSP 又如何回應或結合政府行為，政府又如何在此種運動中發生管治變化。這些問題，有助我們進一步探索與民眾日常生活各個層面相關的民主實踐的可能性。

喀拉拉系列之一

鄉村圖書館

——公共生活空間的開拓

◎劉健芝

印度，給人的印象，是貧窮落後。

即便你沒有到過印度，你的腦海裡浮現的影象，也許是沙塵滾滾的街上黑瘦的小孩伸出骯髒小手向人乞討；在棚屋前面衣衫襤褸的老婦漠然呆坐；街角處一群男人無聊地打發時間。如果追問，這些印象怎樣來的？你也許說不出來，也許會說是電視、雜誌上看到的。反正，貧窮、落後、骯髒、慵懶、卑屈、無望，幾乎是互通的，印度的人均國民產值在 2001 年只有 450 美元，只及我們中國的一半。似乎確實無誤的數字，表述了似乎不容置疑的貧窮落後。

我們中國要向印度學習嗎？相信很少人會這樣想。從五四運動提出「科學、民主」的口號，到新中國建立後要「追英趕美」大躍進，到改革開放時期的「四個現代化」，我們想學習的榜樣，是現代化工業化的北美西歐。印度，不入我們的眼簾。

今天，步入北京的國貿大廈、上海的梅龍鎮大樓，時髦舶來商品琳琅滿目，雲石台階高雅潔淨，與巴黎紐約的百貨商場無異。城市中上層的生活方式，可說緊追北美西歐了。但是，有多大比例的人口在享受著現代化的甜美果實呢？

如果說百年歷史見證了農村凋蔽困厄，如果說今天中國面對的三農問題相當嚴峻，如果說我們要探求鄉村建設以及社會整體發展的多種道路，那麼，我們要放下成見和幻象，把視野從北美西歐轉向以往不屑一顧的「第三世界」，尋找適合中國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發展模式。

位於印度西南角的喀拉拉邦，論「貧窮」程度居世界前列，十多年前比全球排第十的窮國更窮，人均收入比印度平均水平低。但是，它卻有非常寶貴的文化 and 社會生活的經驗，可供我們參考。

1956 年，印度三個西南地區合併成為喀拉拉邦，全邦說同一語言——馬拉亞拉姆語，是「山地語」的意思。喀邦人口 3 千 3 百萬，農村人口佔百分之 80，有 990 個鄉，人口密度在全國排第二，每平方公里有 750 人。一個驚人的數字：全邦有 9 千多間圖書館，1 萬 2 千多間閱覽室。其中，隸屬於「喀拉拉圖書館議會」的圖書館有 5 千多間，分為三類：甲類有圖書 2 萬 5 千冊以上，乙類有 1 萬 5 千冊以上，丙類有 5 千冊以上。三類圖書館的比例是 2:3:5。這就是說，每個鄉大約有人口 2 萬 5 千人，圖書館 8 間，閱覽室 10 間。

單是鄉村圖書館的數字，已羨煞國內的友人。今年9月，我到晏陽初當年進行鄉村建設運動的定縣訪問。今日的定州市，是縣級市，人口120萬。坐計程車去市圖書館，司機不知道圖書館位置。館內冷冷清清，藏書不到三萬冊，每年購書刊經費3千元，十多年來未添置一本新書，只訂閱一些報刊，每週借出的圖書僅十來冊。據說，國內不少縣市公共圖書館情況相若。

這種天淵之別，讓我感慨之餘，很想追問，喀邦的鄉村圖書館是怎樣走出來的，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裡又扮演什麼角色。今年10月初到喀邦參加研討會，特地詢問鄉村圖書館的情況。

原來，鄉村圖書館在喀邦已有60多年的歷史。在40年代，還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潘力卡（PN Panicker）推廣圖書館運動，每一個鄉村成立一個圖書館和一個閱覽室。1945年9月，圖書館聯會正式註冊，後來成為「喀拉拉圖書館議會」，有47個創辦成員。1989年，喀邦議會通過議案，正式承認它為喀邦的公共圖書館，邦和地方政府每年撥款添置圖書，管理人員大多是義務的。

有這麼多圖書館，可以想象，喀邦的出版事業十分蓬勃。1945年，12間出版社集資120盧比（今天，一元人民幣約相當五個盧比），成立「知識出版合作社」，1949年與「民族書店」合併，之後的25年，是出版界黃金時期，從1960年到1975年，該合作社每天出版一本書！類似的出版合作社有十多家，但規模較小。

圖書館林立、出版業蓬勃，意義不簡單是數量上的可觀。這些數字讓我們窺見喀邦的社會和政治變遷，也讓我們想象喀邦鄉村的文化生活是怎樣的。在20世紀40年代，工人、農民、賤民等運動，是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重要部分，圖書館運動在民智開發和知識累積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隨著時代變化，圖書館的作用也有改變。以往，圖書館和閱覽室是鄉民聚集的場所，從早上七時到半夜，有鄉民來讀報、評論時事、高談闊論。一般的圖書館，會有3-5份馬拉亞拉姆語報章，1-2份英語報章，幾份週刊。週刊由個別鄉民捐贈，報章由圖書館訂購。近年來，喀邦有三千多份報刊，每個鄉有鄉報派發到每戶，約百分之70的家庭自訂報刊，於是較少人到圖書館讀報，這些地方便少了以往的熱烈討論了。

圖書館如果只是書架和書報，那麼，在電子媒介日益發達的今天，它會逐漸被淘汰；在自己家裏或在網吧上網不就行了？但是，圖書館如果是知識文化傳播和再生產的支點，它便會生意盎然。

喀邦的幾千個鄉村圖書館，並非全都活躍，但積極推廣科技知識、文化活動的還是不少。在安那庫林區（Ernakulam），V NKPS 圖書館是甲類圖書館，有55年歷史，藏書2萬冊，訂閱8份報章30份期刊。位於三個鄉中間，這個圖書館有1千名會員，三分之一是女性，另外有300名兒童會員。圖書館是三層大樓，面積280平方米，有閱覽室、會議室、康樂室、兒童圖書室。一名婦女圖書館員負責流動圖書室，每週為200個農戶送上書籍。圖書館經常與各類合作社和學術、農科機構合辦工作坊、培訓班，內容涉及農業、畜牧、能源、母嬰健康等；圖書館自辦刊物，鼓勵會員寫作投稿並組織辯論和研討。館址的活動多姿多采，

有徵文比賽、話劇創作表演、體育競技活動、草藥醫治班等。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我們小時候讀書，父母老師會這樣激勵我們；這說法反映了民間對美好生活的想象，大致離不開對個人的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的追求。喀邦的民間熱心者的圖書館活動，卻讓我們看到不同的想象，是尋求群體發展、移風易俗，特別是讓佔人口多數的弱勢社群有凝聚發展的空間。

在首府特里凡得琅區（Trivandrum）的柏連卡馬拉鄉（Peringamala），鄉村圖書館作為中心，推行培訓課程。首府的「發展研究學院」CDS 派出研究員來柏鄉，培訓當地的大學畢業生關於社會經濟發展、社區發展銀行業務和政府福利政策等，然後由這些青年志願者各人領導一個 20 名婦女組成的小組，協助小組提出發展項目，申請撥款，然後執行。項目的設計，是致力於讓每個小組發展出有領導才能的人，以後不用志願者幫助也可自行運作。

圖書館同時設立資訊中心，邀請醫生、工程師、地區發展官員等參與，協助小組成員挖井、養磨菇、種菜、改善食水供應、搞小型水利設施等。每週的婦女小組聚會，讓婦女暢所欲言，加強自信心。一名婦女小組成員蘇達珊那（Sudarshana）說：「以前，我不敢在公眾場合說話，但現在，我們會在村民大會上坦率地講意見。」另一婦女莎吉達（Sajitha）說：「通過圖書館計劃，我們發現集體努力可以增加家庭收入，雖然數額不大。」

瓦利庫努鄉(Vallikunnu)位於馬拉浦南區(Malappuram)，是回教徒聚居的地方，婦女很少參加公共活動，1999 年 4 月搞了一個流動圖書室，將全鄉分為五個小區，由五名志願者分管，每人每月津貼 500 盧比；她們逐家逐戶推廣圖書借閱。閱讀習慣普及後，制度簡化，在每個小區設定點借閱室。9 個月內，婦女借閱圖書冊數 2 萬 5 千本。文化上的變化悄悄地展開。

青少年的成長也是關注點。在庫馬羅貢鄉(Kumarakom)，1995 年開始設立社區讀書室，約 50 戶的學童為一組，每天早上七時聚集，做半小時眼部操，然後溫習一小時才上學，晚上從 7 時半到 9 時再作溫習。眼部操的音樂和動作，是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一名成員到中國訪問後學來的。每個小組由一名志願青年做導師，協助功課上的困難，也輔導青少年的成長。

前年暑假帶 20 名香港學生自費到喀邦訪問，安排他們在村民家裏住宿兩三週。一名學生興奮地告訴我，她在小小的鄉村圖書館，發現有巴西著名平民教育學家保羅·費爾(Paulo Freire)的書。這本書她在修我的課時讀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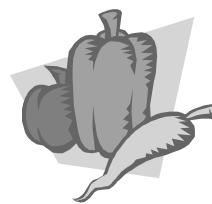
物質條件匱乏的喀邦，竟是鄉村圖書館林立。的確，可怕的不是物質上的匱乏，而是精神文化上的匱乏。喀邦的捲煙工人的故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印度土產的手捲煙，號稱「窮人煙」，約六厘米長。80 年代中期，印度手捲煙煙民有 2 億 5 千萬，每分鐘吸煙一百萬支。這個行業有約六百萬全職和兼職工人。工人的生財工具只要一把剪刀、一個竹盆、靈巧的手、專注的精神。每天，幫工把煙葉磨碎篩過曬乾，捲煙工人先把樹葉浸濕，剪成小塊，然後把煙葉平鋪樹葉上，

快速捲成錐狀，上面用手指壓平，下面用線扎好。工人一天可捲 6 百至 2 千支煙，入息微薄，捲一千支煙是 15 盧比，相當於 3 元人民幣。一般到 45 歲，手指皮磨得很薄，不能再做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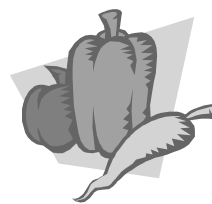
這是低賤的行業，辛勞的活。但是，喀邦一些捲煙工人，幾十年來有一個習慣，至今保留下來。他們忙於生計，也有人不識字，於是幾千工人分成 30-40 人一組，每組由工人輪流專責朗讀報紙和書本，讓他們一邊工作，一邊聽讀報唸書，一邊討論。每天晚上，各人把一些捲煙交給讀報工人，讓他有同等收入。

寧可減少百分之三的收入，也要聽讀報。這是窮人的選擇。他們沒有因為窮、物質匱乏，而變得精神世界被壓縮到只關心基本生存的利益問題。「窮」，不是他們的選擇，但追求積極參與的精神世界，卻是他們的選擇，也是在於他們的選擇。這是他們活的尊嚴，尊嚴的活。

我的隨堂筆記



我的隨堂筆記



我們要綠金 古巴綠色農業的故事

◎舒詩偉（北埔大隘文化生活圈協進社總幹事，青芽兒永續教學中心主持人）

這幾年，一些標示「有機的」蔬菜或「綠色」、「環保」的食物與產品，慢慢在特定店家及百貨公司冒了出來。先不論價錢，不論「有機」認證是多有機，不論有些人是因健康或環保而使用，但至少這種按理說對生產者、消費者以及環境皆好的新產業，已引發起一個契機。

只是經由這個「契機」，台灣的農村、農產業能否再接再厲，開創出一些能朝永續發展的新生事物呢？我想到一些「有機」耕作農友們的自嘲：「做了十多年還沒餓死，還能撐的下來，已經是奇蹟了。」我也想到美國農民的有機產品，經過十年、廿年的努力，才由小型專賣店打入超商，或在各地竄起的露天「農民市場」中販賣。但這仍只佔整體農業的一小部份。

難道綠色農業的未來，頂多只能是「市場」上小小的一塊版圖？而且很可能是一群人生產、行銷，另一群有經濟能力的人在使用後，又製造出更多的工業「污染」，而且把在地農業產業壓縮成更小的狀況？難道沒有其他的可能？

以古巴為例。古巴可沒搞一小撮農產業。在過去不到十年時間，古巴這個人口不到我們一半、面積約台灣三倍大的島嶼，竟然把全國農產業的主軸，由原來走了三十年的、以外銷蔗糖為主的現代大型慣習式耕作，轉為一半耕地以照顧百姓糧食為主的中、小型有機/半有機式農耕，而且自給自足。這是個令人嘆為觀止的成績。而其中主要的推手：1993年成立的「古巴有機農耕協會」（GAO）也於1999年獲得瑞典頒發「另種諾貝爾獎」：「正確生活獎」（Right Livelihood Awards）。這又是怎麼回事？

農業型態的轉變

由1959年社會主義革命政府上台，到1989/90年「蘇東波」風潮共卅年的國營農場現代化耕作，或許是在東西冷戰時期，古巴為求生存而不得不走的道路。但大型農場，在古巴則出現的更早。

1508年被西班牙人「發現」，且成為下一步「尋寶」據點的十年間，大型甘蔗園即已在這島嶼上設立。即使在往後450年間，曾爭取到二次政治獨立（1898由西班牙、1902由美國獨立）；但在1959年前，古巴農產業主要仍是由美國的一些企業集團所控制的大畜牧場，甘蔗、煙草大農莊等為主。而且都是外銷。

至於古巴在 1959 年革命後經濟的發展，主要是受冷戰局勢下兩個國際因素影響：1.美國自 1962 年後長期的經濟制裁以及在政治上的孤立，以及 2.古巴進入那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度組成國際貿易「經濟互助會議」（COMECON）的一員。

在這形勢下，古巴社會也逐漸發展出幾項特色：

1.相較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度，古巴的現代化、都市化、農業機械化程度更為全面，也更快速。

2.古巴百姓的生活質量，明顯提高。在生活品質、醫療、教育、住屋、兩性關係與文藝方面，相較於拉丁美洲諸國，都有一定的成就。

3.在與蘇維埃集團的國際分工上，古巴是處於另一種依賴性地位。輸出農業加工品，輸入工業品、化學材料及食物。而且它 85% 的外貿，是在這集團中進行。

但這種「依賴」，倒不像許多與美、歐、日掛勾的發展中國度一樣，是被「吸血」，而是「輸血」：像蘇聯會以高於世界平均糖價五倍多的價格，購買古巴蔗糖。也會以超低價把石油賣給古巴，然後古巴又可轉賣出去，賺取外匯。

在這種狀況下，古巴的農業又會是怎樣？卡斯楚政權 1959 年所承續的農業，是土地高度集中、大量生產出口作物的狀況。它 1959、62 年兩次的土地改革，也把外資、私人的大牧場、蔗糖農莊轉為國管農場；而且逐步的把全國 80% 的農地國有化。

原本也是想發展多樣作物，少用農藥、化肥的農產業。但夾在冷戰前鋒的地位，許多事也未必能完全自主。於是，那以資本主義現代生產、又由蘇聯引入的大型現代農場，而且生產專為外銷的單一作物：蔗糖，成了全國農業及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於是蔗糖大農場愈來愈多，這也造成近六成的糧食供應，全靠進口。爲了提高產量，大量的各種工業零件、化肥、殺蟲劑也紛紛引進。於是一種高度投入的現代農業生產體制：資本密集、機械化、大量生產、大量採用農藥/化肥與集中管理等也日益牢固。

這種農業發展走向：進口大量的農化（殺蟲劑、化肥）、機械/零件、石油、種子、糧食等，來換取專為外銷而生產的蔗糖與煙草的做法，在 1980 年代中期達到全盛，然後逐漸衰退。

在看到蘇聯做「開放」、「調整」的政治改革，以及中、越的經濟改革下，而古巴政府也正嚐試修正各種政、經政策之際，1989、90 年的「蘇東波」風潮，一

下子也把古巴整個經濟、農業經脈，震得七零八落。

糧食危機

與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際貿易的中斷，代表每年八十億美元外匯的消失，代表如：食物、農化材料、農耕零件、工業工具、石油等貨品的百分之七十五無法如期進口。這也表示：古巴無法持續既有農作方式，持續蔗糖生產，而且連食物都快不夠了。

有三、四年間，整個經濟、糧食的狀況是黯淡的。但在食物配給下，營養不良的倒沒幾個：即使沒多少雞蛋、食用油、麵包、肉類及牛奶，但多數人仍可靠米飯、豆類、魚、大蕉、馬鈴薯過日子。但沒有汽油、農化材料、機器零件，農業與經濟難道就走不下去？

在這種狀況下，如在其他國度，政權或會垮台，社會很可能會有動亂。但古巴在慌忙摸索中，大體上還穩得住陣腳。即使美國國會在 1992、1996 通過「古巴民主法案」及「古巴自由與民主團結法案」，加緊貿易封鎖與禁止與食物、醫療相關企業投資古巴，也期望藉此逼垮卡斯楚政權。但古巴倒 1995 年中，已自行克服糧食不足的問題；而且在 1996 年，有十來個生活必需食品的產量，已開創出歷史的新高。不過，這已是另一種生產體制了。

而對農業停頓、糧食不足的困境，古巴政府倒沒讓農業、百姓自生自滅，讓市場機制來決定。它尤其是自 1993 年底起，反而把整個農業轉到就地生產、自給自足（autoconsumo），以生物替代品取代之經年的農化產品的方向。

“新”農藝

這首先牽連到的，是另一種農藝。古巴這方面的基礎相對厚實。人口佔拉丁美洲總人口 2% 的古巴，卻擁有 11% 的農業科學人才。他們自 1970 年代即在探索：如何取代進口資材，如發展生物性驅逐蟲害、天然肥料、最低開發等問題及技藝。到 1990 年，古巴進入官方宣稱的「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後，各地約 218 個國家或農場設立「農試所」也成為現代專家與傳統農民相切磋，發展出新農藝、生產新「生物武器」的場所。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看他們努力的方向：

一、建立自然驅逐蟲害系統：採用微生物產物等生物殺蟲劑或利用天敵，來解除蟲害；例如：採用吃蟲卵的小黃蜂來防止毛蟲生長。採用輪作或對立微生物，

來化解植物病蟲害。採用如蕃薯等覆蓋性作物或輪作，來減少或抑制雜草。

二、發展綠色堆肥：把畜牧動物排泄物或都市垃圾轉成堆肥。培養蚯蚓形成腐質土壤。使用自然磷酸鈣石、生物性肥料來取代化學合成肥料，培育地力。

三、採用動物農耕：在缺乏石油、農機零件狀況下，各地畜牧場的設立，以牛隻來代替耕耘機耕種，或運送作物。而且重新製造與動物耕種、運輸的相關器材。

但這種既傳統又新型的農耕方式，也代表需要更多的人力。古巴政府也在農村人口大量外流的三十餘年後，於「人力資源」上也做了番調度。既然石油短缺造成許多都市失業人口，這些人也就成爲「下鄉」的獎勵對象。除此之外，政府還在鄉間興建國宅，解除居住問題。提供水電、教育、醫療等服務，以方便農務工作；而且還支持年輕人由兩週或兩年一期，下鄉耕農。

都市農耕運動

至於仍在都市的人，就糧食生產方面，也沒閒著。佔全人口 1/5 的哈瓦納居民在 1991 年面對糧食稀少與糧價上升的情況，也紛紛在自家庭院或鄰近空地展開了「都市農耕運動」，來自救救人。既然農園就在住家邊，既然也買不到什麼化肥、殺蟲劑，各種有機耕作的方式也就應蘊而生。

政府相關部門看到這種情況，也沒閒著。「農業部」設立起「都市農耕處」，來協助居民解決糧食問題。一方面開放城市空地、荒地，免費讓個人或社區認養，來耕種各種蔬果、香料、草藥作物，或畜養一些家禽、家畜。

另一方面，「農耕處」也僱用 500 名推廣員，或在市府內協助都市農耕的問題，或到社區的農耕現場做免費的檢查與指導。「農耕處」也在許多區設立「種子店」，提供種子與農藝工具、生態農耕的整套做法以及處理各類相關的瑣事。

這種有機的都市農耕運動，在 1998 年哈瓦那就有 8,000 座有機農園，共有 30,000 居民投入耕作。而且據統計：在 1999 年就已爲全國帶來 65% 稻米、46% 新鮮蔬菜、38% 柑橘以外的水果、13% 根莖類與 6% 蛋類的生產。這可是個驚人的創舉。

國營企業合作社化

但由整個新的農產業的形成來看，農藝的改變只是其中的一環。更重要的是人；而人與人之間的生產組織與分配關係的調整，也是個關鍵。

在這方面，那佔 20% 耕地的小農民反應較靈敏。祖傳的農藝，原本就沒依什麼大量資源的投入。他們只需延續既有的雜作、施肥，再加上引用新的生物除蟲法及堆肥即綽綽有餘。

反而是那些佔 80% 耕地的大型國營農場，有種尾大不掉的狀況。國營農場那種由只少數人，透過固定配方公式再經由機器即可經營幾千公頃經濟作物生長的方式，已無法再持續。另一方面，大型組織的分工勞動，也造成勞動者與作物、與土地的疏離；這長久以來，也造成生產低落的現象。

就這方面的改革，古巴政權也於 1993 年 10 月開始實施國營企業「合作社化」，而非如許多國度走「民營化」的政策。原本的國營農場由各個新組成的「合作生產站」(UBPCs) 等較小型的組織來經營。「生產站」可由國營農場免費認養一特定區域的耕地。在確定得上繳的主要作物的生產配額後，其他的如：分工、種何種作物、行銷與利潤分配等全由成員共同決定。而且採用有機自然法耕作。

這種「人與土地重新連接」的計劃，也造成高效率、利潤大、產量增的成果。而在 1994 年實施的可做自由貿易的「農民市場」，也更為農產業的興盛，打出另一條通路。

古巴經驗與我們

由古巴過去十多年的變化，我們大致可分為幾個時期：

1.1989/90「蘇東波」風潮，古巴進入「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的頭三年，是處在徬徨、摸索的狀況，整個氣氛極為低靡。

2.1993 年政策調整到 1996 年，是經濟恢復、穩定的時期。糧荒問題已獲得解決，新型有機生產制度已日見成形。

3.1996/7 年經濟成長快速，許多基本必需食物的生產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4.1998/9 年稍有衰退，但往後卻也因引進外資與觀光產業興盛而帶動起新一步經濟的發展。

由這其中，我們也可看到兩點：

一、危機也就是轉機：在「蘇東波」風潮中，古巴並沒垮掉。反而是透過政府部門、專業單位與民間力量三者有效協力下，共同扭轉出一種綠色的新的農產業制度。

二、農產業帶動新經濟：古巴在經濟危機中，並沒像許多國度為吸引外資，捨棄農業，成立許多「境外加工區」而加深與各國跨國集團的依賴。它反而是自力更生，發展在地農業，以求自立自足。然後再由農產業的基礎上，研發出世界最先進的生物科技。

古巴目前的狀況仍然艱辛，但已相對的改進許多。它糧食已有增產，但仍沒以往那麼豐足。不撒化肥、農藥，生病的農夫就少了許多，土壤也乾淨不少。但要達到生態復育，還得有一段路要走。

回頭來看看自己。台灣整個經濟與農產業，在進入 WTO 後已面臨巨大的挑戰與調整。這是個危機與轉機。只是有時我在想：在台灣，我們有數千、數萬年漢人與原住民農業及畜牧的知識與技藝的累積，我們有極傑出、勤奮的農友與專家，有許多良好的農業基礎建設與經營經驗。在既有的「本錢」上，配合適當、有效的農產業政策，台灣未嘗不能開創出一條造福全民、提昇大多數百姓生活品質的新的綠色經濟。這或也誠如我一位農業朋友所言：「我們要綠金，不要黑金！」我們能開出這條路嗎？

吃出健康 活出在地產業

◎舒詩偉（北埔大隘文化生活圈協進社總幹事，青芽兒永續教學中心主持人）

一、四十年前，我們很少外食，都在家裡全家一起吃。如果中午是在外面，也多半會帶便當。現在，自助餐、麵店一堆，外食的人也多了。不過多是自吃自的，或一面吃一面看報紙，誰也不理。大家共享的，或頂多只是台播著各種奇聞怪象的電視機，或背景輕音樂的充斥。

二、四十年前，我們如果到外地，一定會試試當地在別的地方吃不到的「特產」：肉圓、火雞飯、蚵仔煎、炒米粉.....。那真是道地，而且是賣完為止。現在，在同一地區或一條街上，各地的「美食」，甚至國外的，都吃得到。而且不夠馬上就補。

三、四十年前，我們沒有什麼 xx祭，什麼荷花餐，柿子節的。現在，許多鄉鎮紛紛推出據說是地方風味的「美食」。於是遊客來了，吃吃喝喝後，又去了。於是，到處是塞車、垃圾，苦苦等候 / 搶吃「美食」，與杯盤狼藉。

四、四十年前，我們沒有這麼多人生理上得「怪病」，沒有這麼多「憂鬱症」、沒有這麼多xxx.....

我們的飲食方式，我們的食材，在大多人不知不覺中，變了。但改變的，不只這些；還有許許多多東西也跟著變：身體健康，親子關係，傳統習俗，農牧漁產，生態，「流感」，醫療保健.....

飲食，對我們的身體、生命很重要；我們有許多獨領全球風騷的美食菜色，這也是我們文化、歷史中很重要的一環。更重要的，它與我們地方的農牧產業，與我們環境生態，與農民生計也息息相關。只是，我們對這一切，或太「習以為常」了，或要等到失去了什麼才會覺察到，或太忙自己的事，或一切事還得有一定的機緣才會發生吧?!而在義大利卻也因一件小小的事，也在飲食文化方面，開創出另一種化解全球化的全球化運動。

《都是「麥當勞」惹的禍》

義大利原本就有各種地方風味的美食。依照地方的農產，靠著民間長久「研發」的烹飪傳統，順著特定的風俗與信仰，一道道美妙菜色也在不同季節中送上飯桌。

原本是件生活中最平凡不過的事，為什麼 1986 年在義大利會冒起個「慢慢吃運動」？而且在透過「慢慢吃」的往後十幾年間，成爲一維護各地中、小農友

生計，開創區域農牧產業，保護具地方風味的美食，甚至成爲對抗全球化的另種國際性運動？

起因倒也簡單：「麥當勞」準備在羅馬市中心的「西班牙廣場」開設全國第一個分店。

「開就開啊，台北在 1984 年，比這更早兩年就有『麥當勞』。而且還萬頭鑽動。」有人會這樣認爲。或許在台灣的人比較「寬容」?!但在義大利，一些社會意識較強的人士卻也因此「彷彿開玩笑般」發起了「慢慢吃運動」；來對抗全人類口味的大同小異(單一化)，來拒斥跨國企業對全球食物消費者的操弄，來堅守人們歡宴的權利，抓回我們對食物的口味與感受，來保護各地方生產、準備、烹飪食物的傳統方式，以及來支持各地中、小農友的生計。

《小蝸牛》

1989 年世界各地代表群聚巴黎，把「慢慢吃」設定爲一保衛「口味權」的運動。它在成爲全球性組織的同時，也提出「慢慢吃宣言」：「我們找回在地烹飪的情趣與風味，排解速食帶來的沈淪影響。速食在生產效率的名義下，已改變我們生活的方式，而且還威脅到我們的環境與我們的景觀。」大家也選定那慢吞吞的蝸牛來作爲運動標誌。

總部設在義大利北方布拉鎮（Bra）的「慢慢吃」，在全球目前已有 700 多個分會，70,000 多位成員也散布在 40 餘國家及地區；在亞洲的泰國、南韓、日本、台灣都有分會。每個分會由 10 來個到 2000 個成員組成，也有一定自主性，來帶動自己地方與飲食有關的活動；如：安排品嚐教學，學習傳統烹飪技藝，協助在地中、小農有的生產，參觀農園等。

《「慢慢吃」的演變》

「慢慢吃運動」的興起，也不是一下子蹦出來的。天時、地利、人和總是個關鍵。它由成立迄今，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

一、 草創期（1986~1989）：主要是在義大利境內來「對抗快速生活蔓延全球的愚蠢行爲」。在這期間，「慢慢吃」出版一本備受好評、意外暢銷的有關「葡萄美酒、餐廳及食品店」的指南：「紅蟹」（Gambero Rosso），也舉辦地方性及全國性的歡宴會，帶動地方中、小農產 / 加工品的銷售。

二、 拓展期（1989_1995）：在巴黎成立國際組織，提出「慢慢吃宣言」。1990 年設立「慢慢吃出版社」（Slow Food Editore），而且以五種語言發行有關

「口味、食物及文化」的刊物：「慢」（Slow）。另外的出版品則集中在旅遊、食物、美酒、農業等方面。

在這期間，「慢慢吃」發展出更具體的政治方向。它提出「生態美食」的想法，想把環保運動以往多著重在對貓熊、孟加拉虎等野生動、植物保育的焦點，擴大到也來支持各地區與飲食有關的蔬果及家禽、家畜的復育。

「慢慢吃」發起人白崔尼（Carlo Petrini）也指出：「慢慢吃」不只是個美食組織，它應在抓住享樂權的同時，也來處理環境與世界糧荒的問題。

「慢慢吃」這時的成員已由 20,000 擴展到 65,000 人，遍佈 42 個國家；而且在布魯賽爾也設立辦事處，以便對「歐盟」進行遊說。

三、蓬勃期（1995~）：狂牛症、口蹄疫與基因改造食物等新的衝擊，使得尤其是歐洲人開始對飲食的安全與品質具有更深刻的認識與警覺。「慢慢吃」那著重「自然、有機」的方式，在此機緣中也更廣受人們的歡迎與矚目。

而「慢慢吃」也就此機緣在既定的活動中，又添上三個活動方向：

1. 對逐漸減少或瀕臨絕種的食物來源，做品種的保育與發揚。白崔尼也指出：一百年前人們吃的食物可分出一百到一百二十種，而現在我們只能在十到十二種中作選擇。

2. 對促使臘腸、乳酪等食品發酵的菌類，加以保護、培育。

3. 推動「緩慢城鎮」運動。1999 年十月義大利一些小城鎮市長在古歐維也托（Corvieto）聚會，相互結盟，共同發起「緩慢城鎮運動」。希望主要是透過行政的資源與力量，讓各城鎮獨特風貌發揮出來的同時，也能更加改善居民生活環境，尤其在飲食方面的品質。

《慢慢動》

在盛產紅酒與白菘露的「布拉鎮」的「慢慢吃」總部，目前僱有 100 位工作人員，他_她們在從事有關飲食、農業、環保、教學、出版等活動之外，也與各分會密切聯繫。

「慢慢吃」目前主要焦點有兩方面：

- 一、透過「口味方舟」、「守衛隊」，以及「保衛生物多樣性獎章」等活動，來記錄、保存與復育一些與飲食相關、正瀕臨消失，但又有高度商機的動、植物品種。

這樣一方面可做生態保育。另一方面也帶動起傳統烹飪技藝，三方面也為地方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

二、透過「飲食大師」、「美食科學大學」及「口味教學計畫」等各種課程與活動，來推動一般人對飲食、口味的教、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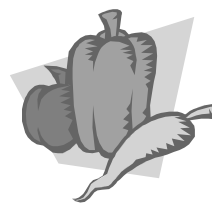
各分會成員也經常聚會，分享烹飪、美食的文化與傳統；或與全鎮的餐廳、店家共同籌辦「口味方舟博覽會」；或成立工作坊：開啓大人、後生對食物的新感受、對親友共餐的歡愉.....，而且在透過乾淨、愉悅的烹飪、飲食下，帶動起地方中、小農業的新發展，社區經濟的自足，以及區域生態的多樣。

「慢慢吃」現在就美食、佳釀文化來說，已變成全球性風潮。有人說：「這是場保衛口味權的運動。」有人說：「它是文化、生態教育運動。」白崔尼倒也指出：「要保衛生物多樣性，我們就得先來保衛小農。『慢慢吃運動』與生態運動、與美食運動不同。美食運動不保衛小生產者及他們的產品；而生態運動會打仗，但不會烹飪。你得兩者都具備。」另有位餐廳老闆也說：「慢慢吃，未必代表得花五個鐘頭來煮、來吃；慢慢吃也是指：以在地生產的食物為材料，用愛心來細緻地烹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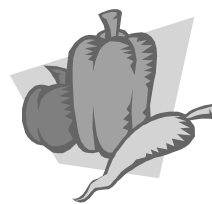
不論如何，「慢慢吃」透過發展另一種飲食生活，在提倡生物多樣性的同時，也帶動許多鄉間地區的綠色經濟及永續農業。這也是在全球化潮流中，利用全球化帶來各種資訊、通訊的便利等，發展出另種「慢慢吃」自稱為「有德的全球化」運動。

「慢慢吃運動」由文化多樣性的角度來看，或也具義大利饗宴式風格。我在此或也可回過頭想：在台灣進入 WTO 第二年，更多農牧產品大量湧入，且逐步站穩行銷管道之際，我們在飲食方面的生產、加工、消費者，是否也能就地取材，慢慢吃出我們及大地的健康，帶活起我們在地農、工、服務產業的新生機？

我的隨堂筆記



我的隨堂筆記



【農村與紀錄片：國際經驗】

小川紳介與山形影展

◎ 吳乙峰 全景映像工作室創辦人

『全景傳播基金會』是這樣走過來的.....

全景傳播基金會之前身為全景映像工作室，成立至今已經十二年了。長期製作關懷本土文化的紀錄片，拍攝足跡遍佈台灣各地，重要的作品有：人間燈火系列十三集、月亮的小孩、生活映像系列、陳才根的鄰居們、尋找失智老人、台北的老人義工們、拜訪社區系列等。這些作品記錄了這片土地上，默默為社會付出的朋友們，記錄了這個時代珍貴的人文寶藏與社會現象。1991年起，全景整理多年的拍攝經驗，不斷地舉辦紀錄片人才訓練課程，鼓勵在地文化工作者，拿起攝影機拍出在地家鄉的影像，說出家鄉的故事。1996年，全景成立基金會，更積極推動培育紀錄片創作人才與保存及推廣拍攝在地影像的紀錄片，以下，是我們十二年來走過的足跡.....

全景工作年表

- 1988/5 全景映像工作室成立。
- 1988/6 籌劃「人間燈火」十三集系列及「月亮的小孩」。
- 1989/1 一面拍紀錄片，一面拍宣導短片、工商簡介，維持營運。
- 1989/4 「月亮的小孩」製作完成，因長度限制，無法在電視上與觀眾見面，全景開始帶著紀錄片，進入各校園、社區播放。
- 1990/10 「人間燈火」在華視播出。
- 1991/1 「生活映像」系列進行拍攝。
- 1992/10 「月亮的小孩」與「生活映像」一起在台視播出。
- 1993/5 出版「全景映像」刊物，進行紀錄片下鄉巡迴活動。
- 1994/3 進行「人間映像」老人問題系列的採訪及拍攝工作，同時進行「全景紀錄片人才培育計畫」為期一年完全免費的課程訓練。
- 1994/12 「全景社區廣播電台」獲新聞局審核通過，頻道為 FM91.3。

- 1995/ 6 「全景社區廣播電台」發聲。
承辦文建會「北區地方記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畫」。
- 1996/ 1 「地方紀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畫」移師東部。
1996/ 2 獲 7-ELEVEN 85 年社區贊助企劃贊助「大家來作主持人—用聲音認識社區裡的好鄰居」為期一季，三個月的節目。
- 1996/ 3 為積極推廣與民眾接近的媒體製作與傳播形式，於新聞局立案，成立「全景傳播基金會」，積極從事培育紀錄片創作人才以及保存推廣拍攝在地影像的紀錄片的文化工作。
- 1996/10 「地方記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畫」移師中部。
「人間映像」老人問題系列紀錄片於台視播出。
- 1997/ 2 開始拍攝由新聞局委製之『拜訪社區』系列社區報導紀錄片。
- 1997/ 8 完成「拜訪社區」13 集系列節目。
- 1997/ 9 接受「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的邀聘，為 18 位聾人朋友進行三個月的影像基礎訓練。
「地方記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畫」移師南部，展開半年的訓為期半年的訓練。
- 1997/11 與「都市改革組織」合辦八場「拜訪社區」影像放映座談會，邀請各地社區工作者至會中分享社區經驗。
- 1998/ 2 「地方記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畫」南部課程結訓
- 1998/ 3 紀錄片教育訓練計畫巡迴全省一輪產生許多精彩的紀錄片作品，全景決定推展「從紀錄片親近台灣--紀錄片同樂會」的行動，帶著紀錄片進入各地社區學校團體播放。
- 1998/ 4 應「蘭恩文教基金會」之邀請至蘭嶼，為當地原住民進行紀錄片教學。
- 1998/ 6 受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委託，至新竹為當地社區工作者開辦為期二個月的紀錄片培訓課程；同時，在新竹選定六個社區，在社區集會場所進行紀錄片放映，邀請當地民眾前來觀賞影片。
- 1998/ 7 全景紀錄片同樂會在全省各地社區團體展開，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三重、新莊、羅東、鳳山...等，許多自主性的團體，主動與全景合作，在其社團中進行紀錄片同樂會。
- 1998/ 9 文建會地方紀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畫第二輪巡迴列車開動，第一站全景進駐新竹，進行為期半年的培訓計畫。

受「台北市聾人協會」委託，為已在拍攝紀錄片的聾人朋友，進行紀錄片進階訓練課程。

- 1998/10 受台北市第一所社區大學——文山區社區大學委託，為台北市民開辦為期一年「用攝影機說故事」紀錄片攝影培訓計畫，招收 20 名學員。同時，開辦為期一季的「紀錄片讀書會」招收 48 名學員。
- 1998/12 協助新竹三十幾位想看紀錄片的朋友，成立「湖畔紀錄片同樂會」，持續進行每週一次的紀錄片欣賞與討論。
- 1999/ 2 文建會地方紀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畫新竹站結訓。
- 1999/ 2 全景仍舊一面拍攝紀錄片、從事紀錄片的教育傳遞工作，一面打工拍攝宣導短片、工商簡介，維持營運.....。
- 1999/ 2 於花蓮主辦「老朋友與紀錄片」研討會，讓紀錄片工作者齊聚一堂，進行深度對話與討論。
- 1999/ 3 假台北市誠品書店，每兩個星期定期舉辦『用攝影機說故事——紀錄片同樂會』放映活動，持續至 12 月底，引起極大的支持與迴響。
- 1999/ 4 於台北市衛理堂舉辦「凝視生命、記錄台灣」系列放映座談，共計 12 場，持續至 7 月上旬。
- 1999/ 8 於日月潭舉辦「文化工作與紀錄影像」研討會，來自全省約一百位社區文化工作者共同參與，探討紀錄影像在文化工作上的運用與思考。獲得 7-11 年度社區贊助計畫，於北投八頭里仁協會、竹東麗景天下、台北祥寧全人成長中心等三個社區進行六場的紀錄片同樂會放映活動。

1999/9/21 凌晨 1 點 47 分，「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全台死亡逾兩千人，數萬個家庭破碎，為台灣百年來最大的災難。

- 1999/10 全景工作團隊，開始進駐災區，設立台中工作站，進行長期的拍攝、紀錄工作。
全景赴日參與「1999 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與日本紀錄片導演原一男進行三天兩夜的「全景 vs. CINEMA 塾——影像運動的嘗試」座談會。

小川紳介相關資料可參考小川紳介的世界

---- 追求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
(遠流出版社 出版)

吳乙峰 經歷表

- 1960/1/22 出生於台灣宜蘭
- 1978 大學聯考考上逢甲企管系
- 1980 轉學就讀文化大學影劇系
- 1982 8mm創作影片「給」獲第五屆金穗獎劇情類優等獎
- 1983 8mm創作影片「難」獲第六屆金穗獎劇情類最佳劇情獎
- 1984 任職民心傳播公司電視編導，拍攝公共電視「百工圖」節目，作品有建築工人、女工、黑手、建築師、運動員、雕刻師、民意代表...等。
- 1986 擔任華崗藝校戲劇科兼任教師，至1988
- 1987 拍攝35mm電影「赤腳天使」
擔任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廣電科兼任教師，至1988
- 1988 拍攝數集電視單元劇「全家福」
- 1988/5/20 成立全景映像工作室
- 1989 拍攝華視劇展「愛」
製作「人間燈火」十三集人物紀錄片系列作品
「豬師父—阿旭」獲第一屆金帶獎一等獎
- 1990 作品「月亮的小孩」獲第二屆金帶獎優等獎
- 1991 製作之紀錄片系列作品「人間燈火」於華視播出
作品「豬師父--阿旭」入選都柏林國際公共電視展
作品「月亮的小孩」受邀參加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展出
- 1991 續任華崗藝術學校戲劇科兼任教師，至1992
- 1992 作品「李文淑和她的孩子」獲第四屆金帶獎優等獎
作品「范澤開」獲第四屆金帶獎佳作
作品「月亮的小孩」入選加拿大國際公共電視展
擔任第二十九屆金馬獎非劇情類評審
製作之紀錄片系列作品「生活映像」於台視播出

- 作品「豬師父--阿旭」「李文淑和她的孩子」「范澤開」受邀參加加拿大中國電影節展出
- 擔任第十五屆金穗獎評審
- 1993 製作之紀錄片系列作品「生活映像」獲電視金鐘獎
作品「月亮的小孩」入選加拿大班芙影展
- 1994 擔任第二屆電影短片輔導金評審
擔任中國時報非商業影展評審
- 1995 成立「全景社區廣播電台」
文建會「地方文史記錄攝影人才培育計畫」召集人，
迄今本計畫仍在進行
- 1996 擔任第三十三屆金馬獎非劇情類評審
擔任第四屆電影短片輔導金評審
擔任第八屆台北電影節評審
擔任國家文藝基金電視廣播類評審
- 1996 製作之紀錄片系列作品「人間映像」於台視播出
成立「全景傳播基金會」
- 1997 擔任文建會地方文化紀錄影帶評審
受香港藝術中心之邀至香港舉辦「紀錄片工作坊」
擔任公共電視籌委會營運規畫委員
擔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案評審委員
擔任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專業技術人員
作品「陳才根的鄰居們」入圍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
擔任第三十四屆金馬獎評審
- 1998 擔任第二十一屆金穗獎評審
- 現職 全景映像工作室 負責人
全景傳播基金會 董事長
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全景映象工作室成立於 1988 年，以長時間製作關懷本土文化的紀錄片，拍攝足跡遍佈台灣各地，重要作品有...

人間燈火十三集系列、月亮的小孩、生活映像十三集系列

陳才根的鄰居們、尋找失智老人、台北的老人義工們、拜訪社區十三集系列

這些作品記錄了這片土地上，默默為社會付出的朋友們，記錄了這個時代珍貴的人文寶藏與社會現象。1991 年起，全景整理多年的拍攝經驗，不斷地舉辦紀錄片人才訓練課程，鼓勵在地文化工作者，拿起攝影機拍出在地家鄉的影像，說出家鄉的故事...

原住民朋友，開始拿起攝影機記錄部落裡即將消失的文化

社區工作者，共同記錄了社區的生活變遷

教育工作者與女性朋友，用攝影機記錄教育現場的聲音

以及女性在家庭與社會的處境...

然而文化流逝快速，全景力量微薄，文化記錄工作必須靠大家的力量一起幫忙，1996 年，全景決定成立「全景傳播基金會」，希望能得到社會的支持，更積極地推動...

一、培育紀錄片創作人才

二、保存及推廣在地影像的紀錄片

請以捐款或購買全景紀錄片作品的實際行動，支持全景傳播基金會的文化傳承工作...

財團法人全景傳播基金會

劃撥帳號：18812407

地址：台北郵政 99-207 號信箱

電話：(02) 2767-3886

傳真：(02) 2763-4111

E-mail：fullshot@seed.net.tw

http：//www.fullshot.org.tw

如果您關心台灣文化，喜愛紀錄片，誠摯的邀請您成為全景聯誼會的會員，我們將不定期的寄給您全景任何活動的相關訊息

----- 請沿線剪下寄回或傳真 -----

姓名：_____ 性別：_____ 出生年：_____

職業：軍 工 教 學生 商 農 出版 服務 傳播
教育 社工 家管 無業 自由 其它_____

服務單位

工作職稱

或就讀學校

或參加社團/科系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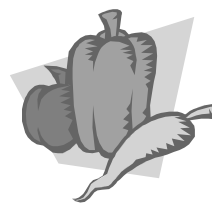
聯絡地址：_____ 市 _____ 區 _____ 里 _____ 縣 _____ 鄉(鎮) _____ 村 _____ 巷 _____ 弄 _____ 號 _____ 樓之 _____

E-mail：_____ 手機號碼：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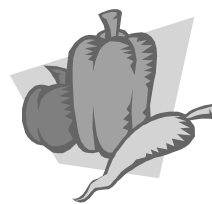
聯絡電話：_____ 永久電話：_____ (請務必填寫，因恐與您失聯)

謝謝您對全景的支持與鼓勵！

我的隨堂筆記



我的隨堂筆記



【農村與民族誌】影像民族誌放映

//穿過婆家村// 87 min

(導演：胡台麗，中研院民族所出品，1997)

◎ 引言人：洪馨蘭（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碩士）

影片簡介

《穿過婆家村》是一部片長八十七分鐘的十六釐米記錄影片，由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胡台麗擔任策劃編導，歷經三年，於一九九七年攝製完成。本片是台灣第一步描繪農村變遷的紀錄片，以影像為台灣城鄉歷史的鉅變做見證。

《穿過婆家村》攝製的地點是本片作者胡台麗以外省媳婦的身分進入婆家村落：台中市南屯區劉厝村。她於一九七六年到七八年在該村十八個月的人類學田野工作，完成博士論文：《婆家村落：台灣農村工業化與變遷》。

但是一九九四年，東西向快速道路即將穿村而過的消息傳來，本片作者決定以婆家村落部份田地房舍的徵收拆遷事件為貫穿主軸，不僅為這個村落，也為許許多多受現代化、都市化、工業化波及的台灣農村留下變遷的容顏。

得獎紀錄

入選 1998 年德國哥丁根世界民族誌紀錄影片展

入選愛沙尼亞世界紀錄片與人類學影片展

入選 1998 年紐約瑪格麗特·米德紀錄影片展

入選 1999 荷蘭國際民族誌影展閉幕片作者簡介

導演簡介

胡台麗

◆台大歷史系畢業

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博士

◆現為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

◆著有：《媳婦入門》、《婆家村落--台灣農村工業化與變遷》、《性與死》、《燃燒憂鬱》等專書。編導製作民族誌紀錄片：《神祖之靈歸來》(1984)、《矮人祭之歌》(1989)、《蘭嶼觀點》(1993)、《穿過婆家村》(1997)

富而美的台灣是夢嗎？

--- 『穿過婆家村』影像記錄有感

◎ 作者 / 胡台麗

(資料來源：<http://www.south.nsysu.edu.tw/sccid/today/98/09/980902.html>)

從拍攝到放映，每當眼前浮起『穿過婆家村』的影像時，心中就不免發出這樣的感嘆：富而美的台灣是夢嗎？最近從荷蘭返台，這樣的感觸就更深了。在那個面積人口和台灣相距不遠的國度，雖然很早便出現工商與科技發達的城鎮，但具有數百年歷史的紅磚瓦舍仍保持著姣好的容顏，散發著迷人的風韻。城鎮的街道為腳踏車規劃出舒適的通道，眾多騎單車騎士昂然自在地穿梭在城市中，並沒有因為轎車的出現而顯得寒酸落伍；離城鎮中心不遠處，展開大片田野風光，美得令人捨不得將視線移轉。我寄宿於朋友停泊在運河中的小船屋內，波光映入，閃著神奇的紋樣，而窗外河面上有鴨子優游而過……。我不由得向荷蘭友人表達欽羨之意，因為她的國家在工業化、都市化過程中仍保留了這麼多鄉土美感！

我的婆家村就像台灣許多農村一樣，有著辛苦而貧窮的記憶，但是她也曾溫飽著農村親密溫馨的人情與土地作物生機盎然的美感。可是台灣的工業與都市發展常常在人們措手不及中，無情地貶抑或吞噬了農民、農地與作物。紅磚瓦攝與到作農第似乎是落伍的標誌與進步的剋星，新的世代迫不及待地要將之換為高樓大廈與柏油水泥。轎車要買大而氣派的（省不省油不是重點），腳踏車則棄之如敝屣。究竟是怎樣的原因讓這個島國上的執政者與人民現在這樣的進步觀，面對田園美感與質感的喪失無動於衷？

我在觀察婆家村居民面對彰濱台中快速道路穿村而過的命運時，他們的不捨得、不甘願與無奈之感深深地刺痛著我。但現有法令對於一個具有百年歷史文化的自然村落並無保障。在官方與立法者的眼中，我的婆家村劉厝並沒有顯赫的古建築，也沒有發掘出地下古物，沒有珍貴的文化財，所以不值得特別保存。於是，我們看到台灣許多類似劉厝的稻作農村在冠冕堂皇的國道規劃與都市計畫中無聲無息地被腰斬或徹底剷除。村民算得出的是遠方比市價低的土地徵收價格，但是他們算不出的是一去不復返的村落田園的美感、質感與歷史文化的歸屬感！

婆家村親友在社會急遽變遷中所顯現的高度適應性往往讓我驚服。可是念頭一轉，又不免心頭一陣酸楚。他們是被不斷更迭的政體與政令訓練得具有高度的適應性！除了適應，弱勢的農村村民又能怎樣？我問他們：為什麼不抗爭？他

們說：「哭爸找無母，多疲勞的！」另一方面，村民在各種民俗祭儀中明確且重複地表達對於福祿壽與子孫代代興旺的祈求，也因其心誠意摯而產生無比動人的力量。他們的韌性、生命力與對幸福的渴望，是台灣永續發展的根源。但是在台灣富裕之後能保持並創造美麗嗎？但願這不是難以實現的夢。

農業經濟生活圈的芻議

◎彭明輝（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教授）

壹、大視野與小議題

這篇摘要裡我想提出來的不是對農村地區問題的答案（solution），而僅僅只是我的思考架構，以及一些我以為該積極去思考解方的問題，以便拋磚引玉，請大家集思廣益。

面對農村與農業的任何相關議題，我們既需要把這議題放入一個足夠大的視野裡，又必須要在這大視野裡切割出一個我們能力所及（manageable size）的小議題，然後我們才有機會在「既見林、又見木」地去踏實推動一件事，而不致流於唱高調或者盲目衝撞。

需要先簡略交代的是「大視野」。

農村與農業的相關議題在過去有各種不同的切入角度、議題與焦點，不同團體往往關心著不同的面向。譬如：政府長期以來較關心的角度是「農業經濟」（產值、經濟效益、國際比較競爭優勢等），農運團體關心的可能是農業產銷、農業勞動者的權力與福利等，而文史工作者關心的可能是農業區的歷史與人文價值，環保團體者或許會較關心農業區的生態與自然環境、保育的問題。

但是這些議題（或者這些議題所牽涉到的人、大地、活動與利益分配）都發生在地理區劃上的「農村區域」，而且都緊密地和「農村區域」的生活者（農業勞動者為主）聯繫在一起（既牽動著這些人的生活，又倚賴這些人來維繫被論及的活動），也都和「農村區域」的主要產業（農、林、漁、牧業）交織在一起。因此，以上這些議題之間的切割純屬論述者「觀念界」的切割；在真實的「生活世界」裡，這些議題都有機地交織在一起，無法切割。當然，這樣的問題範圍是太寬闊（處理不好就變成迂闊），線索太複雜（不小心就會處理得雜亂無章），任何人在看待這個真實問題時，很可能都是「管中窺豹、只得一斑」。

撇開政治人物的瞎扯，只要是不胡扯的言論，不管是來自左翼、右翼、進步或者保守勢力，都藏著事實的一個面向，不是靠意識型態就可以加以抹殺的。因此，我們需要有一個思考架構去吸納這些不同來源的資訊與思考，才有機會找到農村較務實而不過份偏頗的出路。

以上，都是我們在摸索大視野時必須要注意，或努力去掌握的。

貳、農業經濟生活圈 —— 破題與界說

這些年來我在思考「農村問題」或「農業問題」或「農民問題」時，我都是用「農業經濟生活圈」這個概念在思考。

所謂的「農業經濟生活圈」這個概念，地理區域上我指的是「農村地區」或

者以農、林、漁、牧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地理區域。

這個地區上面住著許多種不同職業類別的人(農夫、養殖業者、中小學教師、文史工作者、基層公務員等等)，他們的生活形態及品質，與這塊土地上的景觀、經濟活動、人群的社區意識、社會地位或尊嚴等等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所以他們有共同的「生活圈」。

但是，影響這個「生活圈」內絕大多數人之生活品質的第一要素是：經濟(雖然經濟並非唯一的重要因素，雖然少數菁英可能叫不受經濟因素的干擾或影響)。所以，這是一個位於「農業地區」，生活內涵與其「經濟」活動緊密相關的「生活圈」。

這個「生活圈」內眾人生活品質的長期維繫才是目的，「經濟」是長期支撐這種生活形態的工具(不可或缺且影響顯著)。所以，我這些年來在問的問題可以切割成兩大塊：(1)我們希望農村地區長期保有什麼樣的「生活形態」(包括、景觀、地貌、人文情感、尊嚴、自信等等看得到的質素)？(2)要有怎樣的經濟型態才足以長期維繫前述我們所期待的「生活形態」？

所謂的「經濟」，我取其廣泛的含意，以及「長期持續」的可能性(sustainability)。

首先，它既是指這區域內總所得的增減(往往密切關係著他們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容不容易找到婚姻伴侶、孩子受教育的機會、社會地位與尊嚴等等)，也指向這份總所得在區域內的分配方式(都會來的人發了，而原居住者卻更艱辛，這不是我要的)。

其次，我所謂的「經濟」指的是「城鄉交易」：農村地區的人要用什麼樣的方式(或產品)去和都會以及科學園區的人「交易」，才比較有機會獲得跟都會區(及園區)相近的平均所得？所謂的「交易」，包括：農、漁、牧產品，休閒空間(與服務)的提供，養老與親子教育，觀光與另類生活(型態與空間)的提供等等。

所謂的經濟，當然還包含著「價格如何被創造與操控」的思考。負面的意涵如光復初期政府如何剝削農業所得去發展輕工業，正面的思考包括 JET 電視台所呈現的各種「為什麼日本農產品最值得你花高價購買」的意識型態塑造。農村經濟不一定靠「苦力」，多多少少還要靠巧思(也沒必要排除權謀)。

當然，所謂的「經濟」，必須要被放在它對「生活品質」的貢獻和破壞來進行總體的評估。

參、農業合理的(可永續的)人口數與有尊嚴地離農

台灣已經徹底被收編到 WTO 的國際分工裡頭，現行農業生產型態嚴重地受到東南亞、美國(未來可能加入蘇聯和東歐)農業國家低價位農產品的競爭和威脅。這是台灣目前農業經濟最主要的威脅因素。因此，現行農業這種「中產能、低品質」的農產品很難在 WTO 下生存，而導致農產品價格下跌、滯銷。許多農

村的問題（外籍新娘、青壯年出走、地景地貌的破壞、歷史人文資源的破壞、生態的破壞）都跟這個問題有密切的關係。

要認真面對農村問題，不可獲缺的議題是：如何提升農村人口的（家庭或個人）平均收入。這個問題解決了，其它議題才有現實的（物質的）基礎被端上台面談；這個問題不解決，其它議題沒有了現實的（物質的）基礎，就算被端上台面談，也是空談。

要提升農村人口的（家庭或個人）平均收入，必須雙管齊下：（1）提高農村總收入（提高平均收入的分子），（2）降低農村就業人口數（降低平均收入的分母）。政府的政策確實同時暗藏著兩個策略：（1）提升農業產值、（2）以消極作為間接促成離農。

離農的過程很痛苦，牽涉到很多人的尊嚴、生命寄託與生計等等。但是，長期而言，台灣的農業收入主要將來自於和城市居民的交易，而不是外銷。城市居民的消費總額可以有些辦法去提升（後面談）；但是在總額無法進一步提升的時候，減少農村人口反而是農業地區生活品質（平均年收入）可以持續與城市人口同步調升的重要策略工具。離農是農業長期發展中的短痛（雖然可能是個人終身的憾事），但是企圖長期維持大量農業人口恐怕是農村的長痛（使絕大部分務農者脫離不了削價競爭的噩夢）。

其實，如果農業從業者的收入無法提升，可能只會加速農業的蕭條（社會地位下降，尊嚴流失，難以為繼）；但是農業從業者的收入如果要提升，無可避免地他們的生產力也必須要提升。在這個轉變的過程當中，無法提升生產力的人總是以此或彼（one way or the other）的方式被悄無聲息地逼迫離農。

因此，一味想要讓所有既有務農者全數持續務農恐怕是大環境下不可能達成的目標。

藍綠陣營的人在這一件事上恐怕也知道且彼此認同：只要政府什麼事都不做，農業人口自然會減少，而且用這種方式（所謂「自然淘汰」）逼迫一部份人離農，政黨要負的政治責任最小。但是，兩黨的策略卻都是最不負責任，也最殘酷的解決方案。

因此，有個議題應該要認真思考：可不可能逼迫政府把過去五十年來從農業剝削的錢要回來，一部份拿來讓無法進一步提升生產力的人可以較有尊嚴且生計不受威脅地離農，把另一部份錢保留下來作為農村永續發展基金（不是納入個人收入，而是作為集體發展的共同基金或投資）？

肆、農業經理人

其次，在全球競爭環境下，台灣的農產業很可能只剩三種出路：（1）高單價路線（高品質、高科技、或高健康附加價值）的育種、花卉、有機農業以及新品種研發等，相對於東南亞農業區形塑技術落差，從而保障價格與市場規模（從而保障就業市場規模）；（2）高產能且低價格的路線，以專業農業經理人提升產能、

調整產銷、引入高產能技術等；(3) 對都會提供多元化服務（包括觀光、休閒農業、親子生態之旅、農村生活體驗營、養老與退休中心、老人與殘障照護中心等）。以上三種路線，都有人曾經提過。

高單價與高產能路線有兩大趨勢：(1A) 培植研發新品種的高科技生物科技公司，(1B) 提升農業勞動者的農作技術。

政府的農發條例中有針對高科技生物科技公司而設的獎勵條件，但是這只會進一步壓縮「農業經濟生活圈」的生活品質（把該給農村的錢搬過去給設在園區的公司，對總體經濟有益，對農業經濟生活圈無直接效益）。

提升農業勞動者的農作技術對「農業經濟生活圈」的人幫助較大，但是既有機制出了問題：負責研發與推廣新技術的大學、農改場不需要對農村負責，也無法從其研發成果獲得任何賞罰，很難期望他們努力推動。因此，另一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是：要有怎樣的機制，才能夠確實推動農業勞動者的農作技術，使他們能更有效地朝高單價或高產能的方向發展？

傳統上，產銷問題是由農會與產銷班在解決。但是，問題仍舊出現在：執掌產銷調節的人，無法從產銷的成敗得到利益或懲罰，因此，很難期望他們發揮最大的功能。

眼見著農學院、改良場以及農會的功能逐漸萎縮，不足以承擔下一階段提升農業所得的兩大任務（技術研發與市場調節），**我們必須嚴肅面對一個議題：農村的發展需要有農業專業經理人。**

不管是從兩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陣營和蘇聯陣營的經濟發展來看，或者是從組織理論來看，假如負責創造農業產值的人（農學院、改良場、農會、農業經理人）不會在農業產值的增減中獲得明顯的利益或損失，很難避免說這些人的總體工作績效將會不彰（權責脫鉤的必然後果）。因此，幾乎無可避免地，負責創造農業產值的人必須獲得附加價值的明顯百分比，且對利潤的降低負絕大部分的責任。但是，這樣一種思路，已經非常接近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了。彭作奎主導的農發條例裡，企圖把農業生產法人化、公司化。我推測「引入農業專業經理人」在這個構想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因素。

但是，農業公司化雖然可以救農業，卻無助於「農業經濟生活圈」內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品質：農民與土地脫鉤、土地徹底商品化、在農村發展的道路上所有人文與情感因素徹底被掃蕩清除等等。這並不是我們對「農業經濟生活圈」的期待。於是，我們站在十字路口：到底要不要農業專業經理人？

資本主義邏輯雖然為惡不仁，但是卻掌握到一個最有力的組織動員工具：價格的創造者獲得他所創造的附加利潤，也承擔錯誤決策的後果，所以會積極地發揮經理人的角色（雖然不必然成功，但成功者多過於失敗者）。

任何商品的價格都是被創造出來的，但是商品價格並非完全由勞務來創造，反而更常有的是通過行銷手法等符號的交換體系、資源的管理、產銷的資訊彙整等手段。因此，農業（農村）裡頭如果沒有幹練的專業經理人，就無法解決它和其它部門交換時價格嚴重不對等的現況。因此，農業專業經理人的出現是未來農

業是否能有轉機的重要影響因素。

問題不在於「我們需不需要專業的農業經理人」，而是「農業經理人該分得多少利潤」。假如把農業經理人所創造的所有附加價值全部給專業經理人，無可避免地會強化資本主義對土地與農民的剝削和宰制；假如不把農業經理人所創造的附加價值（至少部分地）給專業經理人，我們會掉回到農學院、農改場與農會功能不彰的老路。左右為難！

最好的辦法（雖然不見得是現實上最可能實現的辦法），就是農運幹部認真去學習並扮演「農業經理人」的角色。只有他們的人格特質和人生定位可以支持他們在「勞而少獲」（不是「勞而不獲」）的情況下持續努力扮演「農業經理人」的角色。要推動這件事有兩大困難：（1）運動幹部不僅多數不具有「農業經理人」的專長，甚至根本就抗拒這些專長；（2）即使少數幹部願意轉型，也不足以救農村與農業的大局。

另一種可能性是：促成農業的「小型企業化」，從一小群務農者中培植出一兩個農業經理人，彼此截長補短，或許有機會提升小組的總體生產力。

伍、城鄉對話與農村教育

在 WHO 的架構下，台灣的所得分配模式猶如中世紀城堡的再現：（1）科學園區高階主管與研發工程師負責對外爭取外匯，只有它們有能力在世界舞台上與全球競爭（猶如我們的奧運代表團，或者中世紀城堡裡的騎士團），台灣對外的所得絕大部分由他們創造，也由他們分配；（2）園區內和園區周圍有大量的周邊機構（作業員、下游配合廠、周邊餐飲服務業等等），對這些極高收入的人服務，換取收入（猶如中世紀城堡內的僕從、雜廝）；（3）園區更外圍，有更多的人從事糧食生產，服務園區及周邊機構，換取收入。

也就是說：農村地區的收入將絕大部分來自於城鄉的交易。

但是，商品價格是被創造的。假如農業的產值欠缺「價格創造機制」，永遠是沒有前景的（一顆晶片換農夫一年的生產）。

假如你曾經仔細看過日本台（譬如 JET TV）的每時節目，也許你會注意到：裡面充滿著兩個一再重複的論調：（1）日本農產品的特質是獨一無二的，不但外國進口或無可比擬，而且日本國內各地風格皆彼此無法取代，各異其趣。（2）這些獨特的質感是農耕者心血的結晶，猶如藝術品，值得消費者付出較高的價格去購買。

假如可以有一筆農業發展基金，很可以撥付一部份來補貼類似的電視綜藝節目，用以提升台灣農產品的價格。我相信日本電視台這種論調之所以充斥、普遍而不嗆俗，是經過長期的規劃、指導與補貼而形成的（慣性或文化）。對比下，台灣的類似節目（譬如「美食任務」），總是親和力足而精緻度不足，反而一再強化出台灣傳統美食「俗又大碗」的形象。

蔬菜在大批發市場價格賤得收不回成本。但是，如果在產地適當地加工與「包

裝」，卻有機會以期「新鮮感」與「祖傳風味」為訴求，讓週休二日的遊客樂於付出十數倍的價格。如何讓農村成為都會區週休二日的好去處，卻又同時創造出農村的重要副業收入？

日本也有農、漁夫辦的民宿，但是房間的布置、餐具的選擇、料理的配色與份量卻往往驚人地吸引著都會人的胃口。台灣鄉間的小吃店卻完全與都會品味脫節，不知道如何包裝，以致於只能拼「俗又大碗」。

這裡又產生一個議題：有沒有辦法培養出農村區對都會品味的瞭解，使部分農戶（或數個農戶組成的小群組）有能力在週休二日的都會遊客面前，創造出「在地風味」、「新鮮健康飲食」、「傳統獨家風味」等的魅力，從而創造更多樣的（而高附加價值）的收入來源？

或者較乾脆而簡潔的一句話：如何培養農村地區勞動者和都會生活者「平等交易」的能力（一種或數種有關價格創造與遊說的能力）？譬如，可不可能開一系列課程，讓一部份有心發展（經營）週末「傳統農村風味小吃」的人知道如何布置店面、選擇餐具、把傳統（或獨家）飲食調理成較適合都會人口味與份量的菜色？如何把釀造的東西變成小吃店的「招牌點心」等等？與其抱怨大飯店壟斷農村資源的利益，不如扶助小吃店的普遍興起。這是我長期以來對「農村型社大」的一個殷切期盼。

農村生活圈內有許多都會欠缺而亟需的資源：幽緩的生活步調、寬廣的情感空間、豐富的人文、歷史與生態資源。如何將它們轉化為商品？農村的環境最適合養老、照護殘障、體衰、行動不便者，如何利用這個資源創造出對城市的服務與交易機制？

在這些議題上，「農業經理人」可以有更多樣化的角色扮演（譬如：綠茵賣醋也可以提升農產品價格，也是一種廣義的「農業經理人」），「農村型社大」也可以有更寬廣的思考與想像空間。

一個生活品質高的「農業經濟生活圈」本身就是一個都會欣羨而許多人隨時需要（或迫切需要）的「商品」。如何商品化往往比如何生產創造更多的價格空間。但是，如果我們對「農業」或「農村」的想像一直停留在懷念過去或一種既定的思考架構內，而沒有注意到相同的內涵在今天可以有不同的說法，就無法在保留傳統的同時創造出屬於今日的價格機制。

所謂的「城鄉對話」，其中一部份的含意是：為人文、土地與歷史的情懷尋找到合適的價格創造機制和想像力。農村需要它，「農業經濟生活圈」需要它。城鄉的平等不可能來自於政府的正義感，而是來自於農村地區普遍地提升「價格談判（與塑造）的對等能力」。

陸、有機農業（小議題中的大視野）

農村地區的發展絕非一個單一方案所能解決，而要靠多元的方案。但是一個人的精力有限，必須選定一個小議題才有機會畢其一生精力而小有所成。我選擇

了「有機農業」作為關注的焦點，不是要用它解決所有的問題，而是只希望它可以解決局部的問題。歐洲發展有機農業十幾年，最先進的國家在有機農業佔農業總收入 10%左右的地方碰到極限而難以繼續攀升。我就姑且把「有機農業佔農業總收入 10%」作為一個參考目標。雖然這不足以解決所有問題，卻已經是少數人畢其一生精力所能達的極限了。

關於有機農業的推動，我的構想寫在「附件一：有機農業論壇芻議與說帖」和「附件二：歐洲有機農業政策專書介紹」，並附于文末，不再於此贅敘。

結語：

農村發展或「農業經濟生活圈」的發展事涉極廣，必須要兼容左右翼所見的事實去找出路，而不可以被意識型態左右，否則於事無補。

價格機制的創造是不可獲缺的物質基礎，關心農村的人無可迴避。

農村的尊嚴與農村的收入息息相關，只有人文關懷或者只有總體經濟考量都會導致農村的蕭條與變質。偏左偏右雖然出發點迥然不同，但其後果可能差異不大。

農村的議題需要多元的解決方案，但是每一個人必須要在在大視野下各自找到一個可以處理得了的小議題，否則空談無益。

謹此拋磚引玉，就教於方家。

附件一：「有機農業論壇」芻議與說帖

壹、「有機農業論壇」的發起簡介

「有機農業論壇」希望可以邀請長期關心台灣有機農業發展的民間團體與學術界人士共從參與，它的主要工作內容包括：(1) 持續瞭解與討論歐洲與日本的可機農業發展程序與機制，生產、行銷與消費關係網絡的有效連結方式，以及政府的最佳化政策，並且以此為參考依據，討論出最適合台灣的可機農業發展藍圖與 road map。(2) 以前述資訊為基礎，持續與政府、立法院保持對話與互動，以便監督以及改善台灣的可機農業發展政策與各項補助、調節措施，使政府部門的公共支出發揮最大的社會效益。(3) 以前述兩項資訊為基礎，與台灣所有相關的民間團體（包括：農業、生態、環保、生機飲食業者、消費者組織與宗教團體等）保持對話狀態，並促進有機農業相關環節的串連，使得有機農業的產銷暢通，市場發展獲得最大衝力。(4) 如果有足夠的人力，可以再設立一個「有機農業入口網站」，一方面彙整國內所有與有機農業有關的既有文獻，將它們上網；另一方面則針對國內所欠缺的可機農業相關技術，遴選國外技術文獻加以翻譯上網。

籌備期間，這個論壇的第一波邀請對象包括：主婦聯盟、農業團體代表、生態與保育界代表、農業經濟學家，共約 10~20 人。

第一件事是先翻譯一套歐盟委託執行的有機農業調查與研究報告「**歐洲有機農業的經濟與政策**」(*Organic Farming in Europe: Economics and Policy*)，並設法出版，做為未來所有討論的參考起點（有關該書的介紹與翻譯過程詳見第貳節）。後續的工作見第參節的討論

貳、為什麼要翻譯「歐洲有機農業的經濟與政策」

支持有機農業的人是看到有機農業的寬廣利益，包括：土壤養分的永續經營，在地資源的永續與再生，免除或減少土壤、食物與地下水的污染，生物多樣性的促進。此外，因為有機農業的耕地使用率與生產密度較低，因此可以避免（或減少）生產過剩、降低作物與家畜的數目，從而減少土地與環境的負擔，也從而減少了後續有關飲用水處理、水污染管制、國民健保的支出等等。因此，雖然公共支出是補貼給了有機農業的從業者，但經費是從其它部門節省下來的，實際上政府的總支出是不增反降。

但是，我們一直停留在理念上與零星的行動支持，而沒有明確的數據來回答以下問題：(1) 政府的公共支出與政策調節手段應該怎樣才合理？怎樣才能發揮最大效益？(2) 生產、行銷與消費者的網絡應該怎樣連結，才能將有機農業的發展速度拉升到最大幅度？(3) 最適合台灣的可機農業發展路徑與藍圖 (road map) 是什麼樣貌？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回答以上問題，目前投入有機農業與生機飲食的人都將持

續處於「事倍功半」的不利局面。但是要純憑民間的力量，我們又不可能回答以上問題。要克服這個困境，我們需要的是搭別人的順風車，借用別人的嚴謹研究成果做參考依據，先粗估出台灣的可能未來，做為下一步的發展依據。「**歐洲有機農業的經濟與政策**」這套叢書剛好可以符應這個需要。

這套書共十冊，從農業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以嚴謹的學術研究為依據，跨國調查研究了歐盟內 15 國與歐盟外的三個歐洲國家（瑞士、挪威與捷克共和國）的有機農業發展。在地裡與國情上，從最先進而寒冷的丹麥、德國，一直到較不注重有機農業而又較溫暖的西班牙與葡萄牙；在研究議題上，從消費者行為、市場發展，一直到農業補助與研究等各種有關有機農業的發展條例與政府政策調節手段；在政策層次上，它回顧並分析了歐盟共同的政策與調節手段，以及各國獨立執行的各種補助與獎勵條款。而且，它最後還結出：(1) 對有機農業的投資，可以節省掉公部門其它項目的支出，因此歐洲各國對有機農業的各項支持不但沒有增加公部門總支出的負擔，反而導致歐洲各國公部門總支出的減少；(2) 歐洲的有機農產品市場一直在擴張，一部份市場發展受阻的原因主要是供給不足、供需失調（產非所需）、供需資訊嚴重不足，以及沒有專責的市場調節單位（與機制）；(3) 有機農業的生產效益與傳統的主流農業相近，但是家庭為單位的收益則較高，而且有機農業的競爭力還會逐漸提昇；(4) 以詳盡的分析，把有機農業的生態效益清楚計算出來，使得關心生態的人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們如何在各種議題上和有機農業結合。

此外，在第八冊中把其研究結果以一種平易近人的圖表和劇情解說的方式呈現。通過這本書可以更進一步地瞭解各種政府手段與外部經濟條件對有機農業發展前景的可能影響與幅度；在第九冊中標定對有機農業發展有利的各項重要措施，再進一步彙整成一套具有高度可調適性的有機農業發展方案。作者相信這套方案的可調節性使它可以被應用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

這樣一套書如果可以先局部摘要譯出主要結論，可以藉此標定可以從這項長期計畫中獲益的各種人，以及他們的具體獲益內容，做為下一階段遊說與連結農民、農訓、農會、以及長期關心環境、生態、保育、有機飲食等議題的 NGP、NPO、學術界與宗教界（譬如：慈濟）的依據。如果可以找到合適的翻譯者和出版上譯出全文，再找到合適的農業經濟學者合作，可以根據台灣的統計資料以及這套書的分析方法，重新推估出台灣自己的數據（同時也逼迫農委會委託可靠的專家去推估出一套數據來彼此確認），以及推測出較適合台灣的有機農業發展路徑與藍圖（road map）。

這樣，這一套書與後續的推估就可以做為「有機農業論壇」凝聚共識、行動調節與互動的討論和行動參考基礎。

參、「有機農業論壇」的工作內容（初步構想）

原則上「有機農業論壇」（以下簡稱「論壇」）盡可能是一個功能化、網路化

(而非組織化、實體化)的人際網絡與伙伴關係；每個參與單位用自己既有的人力與經費去承接其中一部份較相關的工作，但是工作量盡量小，可以要求政府外包就要求政府外包；「論壇」底下盡量不要有獨立的人事與經費預算，也不一定要有「理事長、理監事」等等組織結構，以避免掉這個組織本身的建制化。

在這個前提下，「論壇」最重要的工作分為三大部分：(A) 資訊彙整、(B) 民間團體的串連與工作協調、(C) 對媒體發聲，促進廣大民眾對有機農業的瞭解，以及警告國內、外農產品的相關事項、(D) 與政府的對話、遊說與施壓。細部工作說明如下：

參之一、民間自主活動

- (1) 持續瞭解、彙整國內外與有機農業發展密切相關的文獻，做為其他事項的推動基礎。
- (2) 論壇下設立一個最簡單的「有機農業入口網站」，把網路上主要網站的有機農業文獻加以清楚整理成便於查索、使用的網頁連結清單。做為生產部門的強大技術後勤。
- (3) 論壇下另外設立一個「有機飲食入口網站」，把網路上與各加盟單位所提供的有機飲食相關資訊，以及有機農業的產銷訊息加以公布，一邊推動有機農業的消費，一邊藉此串連生產、行銷與消費網絡。
- (4) 論壇每年舉行一次公開的「有機農業工作坊」，分組彙整國內外資訊，跨組展開工作協商，以便更新所有人對台灣有機農業發展路徑與藍圖(road map)的共識，標定下一年份生產、行銷與消費網絡的連結重點。
- (5) 適時對媒體釋放與有機農業、有機飲食相關的訊息，以便教育群眾、對政府施壓、對其它農產品(尤其是國外進口貨)形成非關稅壁壘。

參之二、與政府部門的互動

- (6) 串連各加盟單位所有的人脈與政治實力，要求農委會執行以下工作：
- (7) 要求農委會每三年為一期，以委託的研究計畫成果為基礎，重新提出新的有機農業發展計畫，並且和論壇成員(或代表)進行公開的討論與辯論(所有關心的人都可以旁聽，但不發言)，做為未來施政的基礎。
- (8) 而且，每年和農委會至少對話一次，檢討上次協定事項的推動進度與成效，以及討論可能需要的修正。這個部分可以要求農委會主辦，所有關心的人都可以旁聽(但不發言)。
- (9) 要求農委會建立一個「有機農業技術資料庫」，儘速將國內所有與有機農業相關的技術資料予以公布上網。此外，資料不足處，委託專人擇優翻譯國外相關技術文獻。
- (10) 其它。

附件二：「歐洲有機農業政策」專書介紹

壹、叢書出版背景

這套叢書書名為「*Organic Farming in Europe: Economics and Policy*」，它是一系列農業經濟學者專案研究的成果報告，由歐盟提供研究經費委託研究，由歐洲最具盛名的學者主編與主導研究、著述。

支持有機農業的人是看到有機農業的寬廣利益，包括：土壤養分的永續經營，在地資源的永續與再生，免除或減少土壤、食物與地下水的污染，生物多樣性的促進。此外，因為有機農業的耕地使用率與生產密度較低，因此可以避免（或減少）生產過剩、降低作物與家畜的數目，從而減少土地與環境的負擔，也從而減少了後續有關飲用水處理、水污染管制、國民健保的支出等等。因此，雖然公共支出是補貼給了有機農業的從業者，但經費是從其它部門節省下來的，實際上政府的總支出是不增反降。

但是，至少在 1996 年以前，前述這些理由一直都停留在理念階段，欠缺量化的明確證據。丹麥政府早在 1987 年就開始設立有機農業獎勵措施，德國在 1988 年起就根據歐洲共同市場發佈的參考架構開始支持有機農業，而 1996 年歐盟各國合起來在有機農業項下的公共支出共達三億歐元。但是，到 1996 年為止，歐洲有機農業的發展主要是 NGO、NPO 和其它民間團體在主導，政府只是站在輔助的立場，介入不算深。

但是，目前歐盟已經把有機農業確立為歐洲未來農業發展主流，以「更好的食物，而非更多的食物（better food rather than more food）」作為農產品的主要發展目標，並且在「公元兩千年發展議程」中清楚提出有機農業的發展方向和獎勵、調節措施供各國參考；而歐洲各國 1997 年在有機農業項下的公共支出比 1996 年成長 15%。因此，在 2000 年的前夕，歐洲已經嚴肅地面對有機農業的議題，想要從理念上的認同與支持，轉變為有效率的積極發展。因此，整個歐洲都在企盼以一系列有計畫的深入研究為基礎，發展出一套證據確鑿的最有效發展藍圖，做為公元 2000 年以後新的指導方針。

這套叢書可以說是在這樣的期盼中誕生的，而其成果則受到各界讚譽，諸如：「這是一套『歐洲有機農業主流化過程』的文獻紀錄」、「把有機農業從想像的與純屬期待的處境轉化為嚴謹的經濟學分析」、「即使是和有機農業議題關係最遙遠的人，也很難想像說他們會不需要讀這一套書」等。

貳、這一套叢書的簡介

Organic Farming in Europe: Economics and Policy 這一套書是由德國、英國、義大利與丹麥的五位著名學者共同主編，並且由歐洲數十位學者花兩年多時

間，分別執行十項調查、研究的成果報告。旨在歸納出歐洲有機農業的發展現況與前景，以及最有效的政府補助與獎勵措施，和有機農業的發展策略。

這套書從農業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以嚴謹的學術研究為依據，跨國研究了歐盟內 15 國與歐盟外的三個歐洲國家（瑞士、挪威與捷克共和國）的有機農業發展。在地裡與國情上，從最先進而寒冷的丹麥、德國，一直到較不注重有機農業而又較溫暖的西班牙與葡萄牙；在研究議題上，從消費者行為、市場發展，一直到農業補助與研究等各種有關有機農業的發展條例與政府政策調節手段；在政策層次上，它回顧並分析了歐盟共同的政策與調節手段，以及各國獨立執行的各種補助與獎勵條款。

這一套書的前三冊是 1993 年到 1996 年的統計分析與現況回顧，由英國威爾斯大學的 N. Lampkin 教授主導。第一冊(*The policy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for organic farming in Europe, Volume 1*) 提出跨國統計資料與政策蒐集，並總結分析了一些歐盟內部共通的重要政策現況(1999 年)與成效，在第二冊(*The policy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for organic farming in Europe, Volume 1*) 進行了 18 個國家現況與政策的逐國詳盡分析。第三冊 (*Organic production statistics, 1993-1996*) 則提供了 1993 到 1996 年前述歐洲 18 國與有機農業相關的統計資料。

以這三冊原始政策與統計資料彙整的書為基礎，在第四冊(*Output and public expenditure implic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farming in Europe*) 裡詳細地計算出前述 18 國中有機農業的產出值以及它對各國公共支出的影響。計算的內容包括逐國的計算，以及逐項農產品的計算，使得有機農業的經濟效益一目了然。而它的結論令人振奮，**對有機農業的投資，可以節省掉公部門其它項目的支出，因此歐洲各國對有機農業的各項支持不但沒有增加公部門總支出的負擔，反而導致歐洲各國公部門總支出的減少！**

此外，第五冊(*The European market for organic products*) 由南丹麥大學的 Johannes Michelsen 教授主導，詳細地分析了前述 18 國的有機農業市場需求與市場機制。它的主要結論是：有機農業的需求還在增長，市場的成長空間也還非常大。一部份市場發展受阻的原因主要是供給不足、供需失調（產非所需）、供需資訊嚴重不足，以及沒有專責的市場調節單位（與機制）。

第六冊(*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c farms in Europe*) 詳盡分析前述 18 國有機農業的生產效益，並獲得幾個重要的結論：**有機農業的生產效益與傳統的主流農業相近，但是家庭為單位的收益則較高，而且有機農業的競爭力還會逐漸提昇。**

第七冊(*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organic farming in Europe*) 分析前述 18 國內有機農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地，它的主要結論是：有機農業對生態環境有重大的貢獻。不過，這本書並非沒有新意，它以詳盡的分析，把有機農業的生態效益清楚計算出來，使得關心生態的人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們如何在各種議題上和有機農業結合。

第八冊(*Organic farming in Europe by 2010: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用嚴謹

的經濟學分析為基礎，試圖預測出公元 2010 年歐洲各國內有機農業與傳統農業競爭結果的可能景況，爲了克服各種經濟前景的不定性，這本書針對可以影響有機農業的各種不同因素組合各自推演出其相對的可能遠景。它所考慮過的因素相當詳盡，從經濟不景氣到景氣，從政府介入支持到政府完全不介入等變化都含蓋在內。而其研究結果以一種平易近人的圖表和劇情解說的方式呈現。通過這本書可以更進一步地瞭解各種政府手段與外部經濟條件對有機農業發展前景的可能影響與幅度。

第九冊再度由英國威爾斯大學的 N. Lampkin 教授主導，這本書歸結以前的研究成果，並且深入分析六個國家內部與有機農業相關的政策、機構與組織，從而標定對有機農業發展有利的各項重要措施，再進一步彙整成一套具有高度可調適性的有機農業發展方案。作者相信這套方案的可調節性使它可以被應用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

參、翻譯的目的與用途

這套書的翻譯分爲兩個階段：(1)先盡快找人摘要翻譯這套書的主要結論(以下稱爲「摘譯本」)，再以這摘譯本爲基礎尋找出版者與適當的全文翻譯者。

參之一、摘譯本的目的與用途

摘譯本主要是摘述這套研究成果的主要結論，以便向各個可能結盟團體的領導人粗略回答以下問題：(1) **儘量數量化地回答有機農業對社會發展的各项主要利益**（農民的收益水準可以改善多少、環境的具體改善程度、飲水的改善、生物多樣性的獲益、政府總體支出的效益等），以便藉此標定可以從這項長期計畫中獲益的各種人，以及他們的具體獲益內容，做爲下一階段遊說與連結農民、農訓、農會、以及長期關心環境、生態、保育、有機飲食等議題的 NGP、NPO、學術界與宗教界（譬如：慈濟）。(2) 更具體地說，預計在 2010 年時歐盟有機農業從事者人口數與耕地面積會佔歐盟總農業人口與耕地的多少%？每個農戶的每年淨收入可以增加或減少多少%？有機農產品的價格會比傳統的主流農產品貴多少%？？在這轉型過程中，歐盟及各國政府一共要在有機農業項下投資多少錢？又可以在其它項目的公共支出下節省多少錢？(3) 歐洲各國目前有關有機農業的各项補助計畫與政策工具、作法有哪些？(4) 推動有機農業過程中所有的有利與不利因素，以及困難所在（這項資訊可以做爲各結盟團體內部利益整合與妥協的協商基礎，也做爲監督政府、與政府談判時的依據）。(5) 要達成前述這些效益，最有效的政策工具是哪些，最佳發展步驟是怎樣？（這項資訊可以做爲各結盟團體協調彼此工作重點以及彼此支援的策略發展依據。）

根據以上資訊，我們可以比較清楚而有計畫地進行以下工作：(1) 初步判斷出可以從有機農業中獲利的團體；以及他們的主要獲益內容，並據此擬定初步串

連的主要團體，成立一個「**有機農業論壇**」；準備共同推動全套書的翻譯與出版，並且每年聚會一次，討論共同的合作項目，以及政策遊說的管道、進度。(2) 找到出版商以及研究農業經濟的人，去翻譯出全書並予以出版；(3) 同時找研究農業經濟的人，根據台灣的統計資料以及這套書的分析方法，重新推估出台灣自己的數據（同時也逼迫農委會委託可靠的專家去推估出一套數據來彼此確認）。

至於全書翻譯後的工作項目，第參節再討論。

參之二、全譯本的目的與用途

全譯本的最終目的與用途，最重要的是：用以評估未來台灣的有機農業可能的規模（佔全部農業生產者以及全國耕地的幾個百分比）、售價（消費者的負擔）、生產者的獲益情況、政府可能的公共支出負擔，以及最有利的發展政策（獎助與補助辦法）與發展步驟。這些資訊將可以提供所有參與「**有機農業論壇**」的 NGO 與 NPO 團體一個對有機農業完整前景與發展步驟、策略的參考依據，並且評估未來需要合作的事項，政策遊說（施壓）的重點與進度，以及監督政府預算與施政的參考依據。

底下用兩種較極端的假設情況說明這些資訊的政治、經濟和運動意涵。

先從樂觀的方面想，假如評估結果如下面（隨便舉例）的數字，則有機農業將可以贏得全國人的支持：十年後台灣的所有農民都轉型為有機農業（即：有機農業從業人口佔農業人口 100%，且有機農業耕地佔全國總耕地的 100%），十年內政府在農業項下的總支出比原來增加 80%~120%，但是在水利設施、水庫營運、自來水營運、生態保育、地下水污染處理、國民健康等等相關項目的支出因為發展有機農業而減少同樣多的總經費；扣掉離農者之後，每戶農戶年收入增加 20%~30%，每個家庭在食物、飲水處理與醫藥上面的總支出增加 5%~10%；有機農業的生產總額中 70%~85% 供國內消費，15%~30% 運銷日本、大陸與亞洲其它市場；國內糧食總供給量的 70%~85% 來自國內有機農場，剩下總糧食供給量的 15%~30%（皆為非有機農作）從國外（大陸與東南亞）輸入。

這樣一種遠景將意味著：政府總支出沒有增加（納稅人都能接受），農戶收入增大（農民都高興），每個家庭的總開銷不明顯增加就可以吃安心的高品質食物，（每個人都高興），負擔不起有機飲食的人可以吃到更便宜的東西（從大陸與東南亞輸入），因耕地減少而使農業用水減少（科學園區高興），因為不使用農藥與化肥而使水庫壽命增長、飲水品質提昇，而且水處理所需費用降低（農委會、水利局、自來水廠和所有的國人都高興）。不但所有的人都高興，而且農藥與化肥絕跡、生物多樣性明顯擴張、野外與鄉下有更多的螢火蟲、蝴蝶、魚、蝦、昆蟲、蜻蜓等等，耕地也縮小，水源清澈，鄉村的觀光休閒農業更加發達。

如果能夠確定前述這種預測數據（景象）是可能（甚至可靠）的，要在台灣推動有機農業就大有搞頭。在這種情況下，這個運動也有很高的潛力被拉抬到全國性的運動層面，因此我們也需要有全國性串連的心理準備和規劃

但是，悲觀地說，如果出現的是以下數據，就會很難搞：十年內政府在農業項下的總支出比原來增加 180%~300%，但是在水利、水庫、自來水營運、生態保育、地下水污染處理、國民健康等等相關項目的支出因為發展有機農業而減少的經費只有 80%~120%（納稅人不高興）；扣掉離農者之後，每戶農戶年收入增加 -5%~10%（願意投入者不多或不太多），每個家庭在食物、飲水處理與醫藥上面的總支出增加 25%~40%（消費者不快樂，增加的人數有限）；有機農業的生產總額中 20%~35%供國內消費，65%~80% 必須尋找日本、大陸與亞洲其它外銷市場（預期會有一大堆滯銷）；此外國內總糧食供給量的 65%~80% 為非有機農作，其中一部份需要從國外（大陸與東南亞）輸入補充糧食生產的不足（或者因為價格因素而輸入）。

後面這種遠景會使運動的有效推廣幅度很不樂觀，因此不需要去搞一大堆人來進行全國性運動，只要挑重點小規模（或有限規模）地去做就可以。

到底要怎麼去思考這個戰略？顯然必須要先先粗略地估算看看到底未來的圖景比較偏向樂觀或悲觀的遠景。但是要進行這項粗估，還需要在摘譯本完成之後進行兩個後續的工作才能達成：（1）先找到研究農業經濟的人去翻譯出全書，（2）再找到農業經濟的人根據台灣的統計資料以及這套書的分析方法重新推估出台灣自己的數據（同時也逼迫農委會委託可靠的專家去推估出一套數據來彼此確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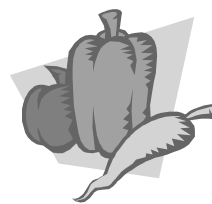
另外，**最可能的情況或許是：在其極限規模下，有機農業的從業人口與耕地面積都只佔台灣總從業人口與耕地的一個部分（譬如說，20%~40%），其中一部份要外銷到日本或其它國家。**如果這樣，更加會需要清楚而審慎地評估：對有機農業長遠發展的最合理願景是什麼（從業人口總數、耕地面積、市場分佈）？如何在地理區域上最有效地分配與連結這些耕地、從業人口與市場，以便獲得最大的社會效益（水質改善、環境改善、生物多樣性的促成與提昇等）？發展過程中哪些政府政策最有利（以便產出最大槓桿效益）？怎樣規劃出最合理的發展步驟與程序？不同民間、學術與政府部門間最有效的合作方案又是什麼？

爲了有效協調出這些機制，就需要一個結合民間團體、學術單位以及政府部門定期對話的機制，因此需要一個每年至少集會一次的「有機農業論壇」。

我的隨堂筆記



我的隨堂筆記



向農村學習，讓農村學習

從經驗中沈澱出來關於農村型社區大學的定位

◎高雄縣旗山區旗美社區大學 (<http://cmcu.tacocity.com.tw/>)

〈天下雜誌〉七月號日前專訪旗美社區大學副主任張正揚，來訪記者實地拜訪了旗美社區大學，並與工作幹部就過去兩年多來關於「農村型社區大學」的相關論述及實踐方法交換了許多意見。在這討論之中，參與者一致覺得旗美社大在經營農村型社區大學這個領域裡，逐漸地定位出所謂「農村型社區大學」，應該是一個『向農村學習、讓農村學習』的串連平台。沈澱自經驗而來的這句話，是旗美社大這所農村型社區大學孜孜不倦的方向，我們願以此與所有在同樣路上奮鬥的農村工作者共享共勉。

※

※

※

高雄縣旗山區社區大學（以下簡稱旗美社大）在民國 90 年春季創立之時，即選擇主要服務的社群區域在高雄縣旗山區九鄉鎮（簡稱旗美地區，範圍涵蓋旗山鎮、美濃鎮、內門鄉、杉林鄉、六龜鄉、三民鄉、桃源鄉、茂林鄉、甲仙鄉）。這裡地處平原與山麓的交界，居民世代以傳統生業為主，工商業活動力淡微且薄弱（除幾處有名的觀光點之外），但文化與生態相卻非常有厚度。爲了凸顯與服務都會人口的社區大學在本質上的差異，旗美社大在籌畫之初，即自我定位爲「**在農村的行動型社區大學**」，並有膽識地將高雄縣政府所開辦的社區大學，直接設置在農村地區，因此便有了「**農村型社區大學**」的自我期許。我們最初的想法是，相對於「都會型」以開課總數視爲主要績效，農村型社區大學面臨的是人口分散、『讀書』意願呈現結構性不佳的農村，在以農養工的國家政策之下，一直就是一個「被放棄」、「被刻意漠視」的社會，所以，農村型社區大學更應該是以「議題取向」、「解決問題」、「彌補差異」作爲開課方向。

將「行動型」嵌入創校理念，主要是看到旗美農村在教育資源相對缺乏之下，居住著許多有著失學遺憾的末代農民。農村型社區大學的設立，希望能爲這樣的學習缺憾提供「圓夢」的機會。但在地理條件上，由於農村的地域廣大，人口分散，社區大學無法像都會區一般，「定點式」提供學習與開課服務，必須要更機動地反應選課、學習、行政資源等的需求。也因此我們在 90 年度春季班的招生新聞稿中，陸續地提出了關於農村社區大學的基本定位；像是「**多元族群、多元學習**」（旗美社大的識別標誌即以旗美九鄉鎮的多元文化爲設計理念）、「**沒大沒小快樂學習**」（在民間社團的贊助之下，致贈創校學員紀念書包，重新體驗『背書包，上學去』的快樂心情），還有「**夫妻當同學，學費七五折**」（夫妻同修一門課，第二人學分費折半計算，讓夫妻共同成長）等相對應的方案，都是校務會議

機動地為提高高勞動族群的學習情緒及再進修慾望所做的努力。另外，也更希望「行動型」的意義，在於能開出一些可以「帶出行動」的課程與活動，讓開課學習不僅是知識或技術上的滿足，而是研擬議題性行動策略的開始。

旗美社大在創校理念的文章裡（請參閱連結文章），將開設課程鎖定在「足以呼應此區社會力沃土」的三個大類——「環境教育」、「多元族群」、與「農業與農村」。「環境教育」是回應旗美九鄉鎮的秀麗山水，包括生態觀察系列、環保學習系列、手工DIY系列、生態教師培訓系列等；「多元族群」則特別針對旗美九鄉鎮充滿生命力的族群，對應其傳統與處境，找尋可種可能性，涵括母語教師培訓系列、族群手工藝系列、族群文化智慧系列、生態旅遊系列等；第三類則是「農業與農村」，把過去我們在農村從事社區運動的關注，建立農村的公共論壇，納入的課程包括農村生活系列、農村景觀系列、農村技術系列、農村法規系列、有機農業系列、農村困境與出路系列等。

在這樣的想法底層，旗美社大很快地就意識到，「農村型社區大學」這樣的組織，與我們這個原來即來自美濃愛鄉協進會幹部班底之間，應該可以有更深的對話。美濃愛鄉協進會是一個對水資源議題高度敏銳且社運性格強烈的美濃在地社團組織。如果把這樣積極前進的運動性格用來經營「社區大學」，那麼「社區大學」不管在議題上或是訴求對象，都有機會較前者有更多的廣度及多元性；而且在推展方法上，更應該存在敏銳的「農村問題意識」。於是，在第三屆全國社區大學研討會（90.4.14-15）上，關於「農村型社區大學應有的特色」這項議題，旗美社大應邀發表論述。這份文件很清楚地提出了旗美社大／農村型社區大學的四項展望：

1. 課程設計充分反應地區自然與人文特色；
2. 激發農村問題意識，引進外界進步看法；
3. 催生新的社區自主力力量，激發社區改造行動力；
4. 廣泛且緊密結合既有之社區改革力量。

同場會議中受邀發表的還有：楊長鎮回顧農村「放棄學習」的結構性問題，提出農村型社區大學「必須要找到內在於農村社會脈絡的學習機制」；他主張農村居民的學習機制是迥異於都會人口的，因此農村型社區大學在開課的同時，更要「建構在地知識體系」。另一位是詹朝立，他回顧了台灣農村發展的歷史，說明農村型社區大學必須負起「農村再教育」的角色，以提供一個「長期學習」的場所，並且有著吸引城市菁英「下鄉」的機制，鼓勵退職教師和公務人員往農村加入社區大學的行列。

對旗美社大來說，這「農村型社區大學」沒有可以摹仿的對象，沒有可以直接沿襲的經驗，所以對於所謂的「農村型社區大學」的定位也是不停地在摸索。到90年度秋季班開始招生的時候，我們即在〈招生簡章〉中重新定位農村型社

區大學是「位於農村，服務農村，多元學習，帶出行動，打造快樂生活的社區大學」。在這個時期，工作人員隱隱約約已經開始意識到「農村」不全然等於「農業」，「農村」不全然只是「農民」，「**農村**」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完整的生活文化載體**，所有開在這裡的課程，都有「服務農村」的功能，都是農村型社區大學應該有的工作項目。

就在我們掌握到「農村是一完整的生活文化載體」之後，旗美社大在 90 年度秋季班彈性組織了一個「學程委員會」，主要由長期蹲點在農村的幹部組成，將農村型社區大學與社會運動結合，規劃四大學程；基本上是前面三大類的延伸。這四大學程分別是「**族群與文化**」、「**環境與生態**」（後改為**環境與健康**）、「**農村與農業**」、「**社區與生活**」（後改為**社區與成長**）。這個時期的旗美社大，已經清楚地認定所有的課程都該「反應農村的需要」，且並非只有與農業相關的課，才是「農村型社區大學」唯一著墨之處。在某種層次上，我們甚至更為強調生活藝能性課程，因為這類科目可以讓農村單調的勞動生活更為多元、更為有機，對提升農村整體的學習意願與生活品質有著極高的幫助。

在旗美社大一歲的時候，各界對於農村型社區大學的定位，卻逐漸出現應與「農業」更密切相關的論述方向，甚至或有聽聞主張改名「農民社區大學」或「農業社區大學」的說法。但這種更為重視農業相關議題的走向，我們也受其感染，在開課與經營方向上努力更為重視傳統的農業部門領域。第四屆全國社區大學研討會（91.4.20-21）關於「社區大學與農村」的討論中就有「農業推廣新方向」（邱湧忠）的受邀發表，他暗示農村型社區大學在功能上或在議題上都應該要與農委會系統（特別是推廣部門）有著密切的結合。另外，馮小非提供中寮龍眼林社區學園的經驗，認為社區學園的定位可以也應該是一個公共事務的平台。旗美社大的林美香即以書店、蔬果聯盟、返鄉農民三個小故事，把農村型社區大學的功能，直指為一個提供新身份（學生）的介面，經由這個「同學」的角色，使農村內部的連結更為活躍，相互關係更為多元。

旗美社大在 91 年度秋季班開始，把農村與農業的議題，從第三位往前調整到第二位（92 年度春季班更調整到第一位），並經由累積了三個學期對農村學習方向的體認與經驗，由幹部與學員意見整合，再將四大學程各細分四個面向。於此之時，我們幾乎已經張出一面屬於旗美社大對應旗美農村地區的「學習之網」，並且確立了我們在旗美社大這所農村型社區大學所要集中火力探尋以及服務的十六項議題區塊。

族群與文化學程：語言傳承＋風俗信仰＋藝術文學＋歷史智慧
農村與農業學程：社經歷史＋生產行銷＋價值生活＋探索挑戰
社區與成長學程：社區營造＋精緻生活＋教育改革＋巧手工藝
環境與健康學程：自然探索＋綠色思潮＋科技反省＋健康生活

雖然這之後不斷有相關工作者問我們：「難道沒有超出這架構的開課嗎？」我們的回答是：總體來說，農村和城市一樣，其對生活的需求是全面的，是包含食衣住行育樂各種細節，但作為一所農村型的社區大學，我們的資源相對有限、服務區域卻十足廣大，是沒有條件進行無範圍的開課，於是在滿足所有需求（包括講師與學員的，較為討好）以及更具集結力（方向很清楚、但選擇性地）的這兩者之間，旗美社大選擇了後者。雖然看似把開課範圍某種程度自限了起來，但幾個學期下來，我們還是發現這架構很清晰，也「很好用」；對著表單，課程委員可以很快地看到哪些議題區塊是不是疏忽了，或是某個議題區塊似乎從來還沒有開成課，然後就可以進行思考與檢討，為什麼這些區塊那麼難在農村被注視。

※

※

※

對旗美社大來說，所有的幹部從 NGO 來，經歷社區運動與環境運動，我們其實對於農村型社區大學的定位可能更傾向是一個「**農村串連平台**」。這在農村的串連可以透過以下四個串連層面更為清楚地呈現。

第一個層面是我們最容易想得到的「**組織串連**」，也是全台灣的社區大學都有在經營的串連。旗美社大從第一個學期開始，即透過社區大學的開課，把原先活躍於旗美地區的社區組織或社團，相互串連起來，共同開設課程。第一個開出的例子即是「美濃環保聯盟」與「美濃愛鄉協進會」經由社區大學開設「廚餘推廣隊」和「刊物採編社」。之後陸續有高雄農改場、新希望文教基金會、高雄影評人協會、美濃婦女合唱團、旗山醫院、旗山文化藝術協會等加入協作。農村既有的組織比起都市是少了很多，因此，農村中的組織串連除了開課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有強化原有組織功能的運動性意義。這是農村型社區大學在進行組織串連時更為重視的方向。

第二個層面則是「**觀念串連**」，大部分社區大學都能夠達到這個層面的串連，就是把新觀念帶到社大。但對農村來說，這裡沒有發達的網路作息，只有八點檔時的休閒娛樂；這邊也沒有大書店或是成長機構的定期演講與展演，甚至對於新觀念的需求被結構性的框架扼殺了需求。如果不是 WTO 的議題，農村長期以來很是「平穩地下滑」，「不知不覺地走向消逝」。所以，農村型社區大學在這個串連層面上，從議題的選擇、到串連的方式，都要經過更細緻的設計。旗美社大即是透過「公共論壇」來進行，從 91 年度的春季班與秋季班都有十多場的「公共論壇」，即可看到我們的努力。截至這篇稿件完稿之時，旗美社大總共進行過 53 場的公共論壇（平均學期間每個月進行 2.7 場）。雖說各社大都有公共論壇的設置，但我們認為農村型社區大學對於「公共論壇」的意義，更集中在「進訪農村」。透過不同主題專家學者或第一線工作者從台灣四面八方來親臨農村，抽空來看看農村，引介新的觀點（有國際的，更有本土的）給農村；從某個角度來說，是一

種資訊「向農村流入」的積極過程。

以上兩個層面所開出的課程，與所有其他的課程一樣，都是在「服務農村」的前提之下，醞釀一股「讓農村學習」氣氛，而農村型社區大學就是提供這個氣氛以實踐的平台。在這之中，我們更確立的是，這個讓農村學習的服務的對象絕對不僅及於「農民」；換句話說，**農村型社區大學是整個農村居住人口的學習平台，而並非只是服務農民的學習機構。在這點上與既有的農會業務就有區隔。**更清楚地說，農村型的社區大學服務所有農村居住者，有務農、有小商店營業者、退休中年人、打零工者、一般公司員工、婦女、失業人口、家務工作者、教師、公務人員等等，所有的這些人、加上這片不過度人工開發但以一級農業為主的地景，所集結而成的「農村」，是農村型社區大學的服務對象。在這個方向，我們積極地研習「成人教育」與「社區營造」的領域，於終身學習的教育推廣上進行「普化」的努力。

第三個層面是串連知識份子與農村價值的「議題串連」。農村型社區大學的存在，有著刻不容緩的議題取向，正是在台灣各地農村凋敝的危機之下，我們必須較所謂生活水準提升的普遍需求中，挑出更具挑戰性、更具行動性、更具視野性的議題，與實際的組織工作者進行議題串連，屬於串連知識份子與社大幹部。這一類課程大部分是以「幹部訓練讀書會」的前提開設，這同時也呈現出農村型社區大學較之一般社大，其幹部的要求更為嚴格，也更具考驗。旗美社大開出90年度春季班的「WTO 台灣農業大挑戰」(蔡建仁)、91年度秋季班的「政治經濟學」(林孝信)、92年度春季班的「全球化與社區實踐」(盧建銘)，以及92年度秋季班即將開設的「環境、勞工與全球化」(邱花妹、邱毓斌)。另外，除了讀書會之外，我們也計畫配合專案，集結更多的知識份子為既存於農村的議題找尋其歷史脈絡，展開的串連方式則是透過「田野調查」性的課程，串連社大幹部與農村住民。開課者不進行讀書，而是直接在農村進行口述歷史訪談工作坊，帶領幹部向農村住民（特別是農民與組織者）學習知識。

第四的層面是更進一步建立的「區域串連」，這個層面的串連反映了農村型社區大學須將農村與外界鉅結起來的工作使命。在旗美社大中，我們藉由92年度春季班的「觀摩課程」開始，帶領農村的居民，與台灣另地的組織工作者進行面對面的交流。更積極地，我們從91年春季班結束後，利用暑假辦理了「社區教育與農村發展工作坊」，邀集來自日本、菲律賓、及台灣本地的講者，帶來區域串連（都市與農村、有機與企業等）的各種成功案例。而第二屆的社區教育與農村發展工作坊，也將在今年92年度春季班結束後的8月1~3日在美濃展開，本屆議題將討論農村型社區大學如何從「飲食文化」中反思到飲食結構與土地種作的關連；另外也將討論「農村記錄」的重要性，同時分享來自日本與台灣關於農村記錄片的經驗與成果。

我們認為，後面兩個層面的串連，是把「農村型社區大學」作為知識份子向下學習、向農村扎根的平台。不管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的知識份子，在求學的過程中，幾乎都是逐漸從農村、從土地脫離。「農村」或是「土地」對於這大部分的知識份子而言，浪漫的想像（走在田埂的小路上，綠油油的稻田、雞犬相聞）有時甚至大過事實的認識（農藥使用造成農民自己中毒、但不用農藥的作物又在市場上賣不出去），縱使在農村生活的知識菁英，可能對於農村的體認與理解都仍是很平面、沒有溫度的。我們相信，**農村型社區大學存在的價值之一，就是提供知識份子「重新凝視農村」、「向農村學習」的平台**，並經由「社會學」與「人類學」方法論的訓練，農村型社區大學可以提供農村的知識份子對農村議題更能掌握、也更具敏銳，用更強的力道把終身學習做得更加深化。

※

※

※

今年，在第五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92.4.19-20）中，「農村型社區大學」的議題獲得朝野一致的重視；而關於定位的討論也越來越多元。這一屆加入了關於綠色產業（舒詩偉）、農民組織（詹朝立）的討論。在全促會的主導下，會議中同時發表了〈我們需要更多的農村型社區大學：呼籲普設農村型社區大學的聲明〉，由負責起草的旗美社區大學宣讀。經過兩年半的摸索，這份〈聲明稿〉可以說是起草者旗美社大在「農村型社區大學」這個領域累積下來的組織心得。在這項聲明的最後，扼要總結了「農村型社區大學」應該是具備以下三種意義的社區大學：

1. 滿足農村強大的學習需求；
2. 建立具有現代意義的社區網絡；
3. 結晶與記錄農村的的生活智慧與傳統文化。

其中第 1 點首要滿足農村強大的學習需求，代表著農村型社區大學必須努力「**讓農村學習**」；另外第 2 點提出要建立具有現代意義的社區網絡，重新建構屬於農村的生活互助體，這明確指出農村型社區大學應該是個「**行動型的學習平台**」；最後的第 3 點主張要結晶與記錄農村的的生活智慧與傳統文化，更昭示了農村型社區大學應有「**向農村學習**」的精神與方向。

述及最後，作為一所農村型社區大學的工作幹部，旗美社大在這樣的定位下有項經營上的心得。我們認為：對一所真正的農村型社區大學的經營組織單位而言，在「**讓農村學習**」之前，應該要先「**向農村學習**」。唯有如此立志，才可能真正知道農村是什麼、農村有什麼、農村需要什麼，亦即能在這股終身學習的推動潮流之下，逐步建立農村整體的自主性（而不僅是農民的），最後達到「**提升農村意識**」的基本目標。

我的隨堂筆記



